

卷之五

管子權自序

九洞天符道人朱長春

帝之世無法神道成務王之世有法緣
道陳常伯之世法始岐道而出及伯之
衰而法遂與道為寇刻核至甚耳必反
其始定以不離道最近夫道自羲皇先

天圖易以來爻畫法象造化儀神理存
人事決夫子推要於心藏之密用以歸
聰明神武不殺不殺元之大仁生之之
易也道固以自生而生萬物者予幼志
讀竒書間嘗校序管子賞其文中多不
解壹求之法頗不合本註時誦淺牴迂

遇深文都無下意自來名賢亦寔疑關
無所按証以為道山中理舊本授兒咕
嘿間始知中多秘典內言稽以道符寔
諦印大全豁如也居嘗讀內外傳歷管
氏行事略所具經國寄軍于先王井伍
兵農師意不太遠乃其轉移因用內匡

多慾之名揚大慮以外匡孱王庶侯而
四伐九會帖然大恬有神用焉區、富
強名法數術效不至是意其別有本業
如留侯之異授耶今攬詳幼官五行白
心內業等諸篇而後知管子原于道不
與申韓同科雖未必得亦不必行盡合

要于其符天育神運變耳目形物之表
可謂虛宗深本有所善生未極大生之
元爾夫子不予之曰人也如仁乎人具
天地之生仁為所以生夫子蓋難言當
時宮墻高第列國名鄉以問驟曰未知
其非功能猶理之顯可知而聖門黜伯

乃以輕屬管仲乎哉固嘗曰正而不譎
正道也仁道之大易之元也元運密移
之謂仁正衡匡邪之謂仁存亡生滅之
謂仁奉天不違之謂仁故曰大者宜居
下善救無棄巽以行權仲之伯桓行實
具有焉計其所冥于道而用知生以易

世甚多甚微特寄法以行者蓋仲在老
氏之前生太公之國太公道隱壽者于
金櫃陰符密藏之玄書意自羲黃以傳
有獨得真宗秘在府冊尚父大用之以
啓會朝仲父小用之以定匡伯按其載
道論清虛要密微而不幻循天時定人

化函純白于心元應轉易于事用葆之
道合廓之政合足演河洛之宗為道德
之祖吾定其非盡管氏之書必有淵源
出道典采本其為性命養生家大導寶
符甚具足奉持也夫道至一至廣宇宙
群品庶生九流百氏無不此出道世之

與也唯駕為用東則東西則西用之尊
法駕大路九達四巡用之卑巾柴芻輓
之險詭坂塹輾折而速敗管子乘道用
而不詭不敗乃取途小耳聖人所以病
其器病其任道之用者也故桓公王伯
之交管子道法之交其書則道法之雜

也半偽雄國法家榮士筦利峻刑強戰
之逸傳大易辯其文亦古近大懸初予
稍、訂釋脫數篇為習道之故已因兒
執問遂并平其業凡三權會故文義發
幽晦訛舛錯曰通論文論世略表合累
褒抑品目曰評以所證嚮獨契抉玄顯

用揭宗鏡來通及政事之大略附以揚
抗曰演儒也業於道無事法山中偷生
無用於世倘以道精治緒治合統宗師
帝王之應符或亦在是乎雖非正經可
節取翼焉往太守梁溪陳志行公過玄
栖見之請刻未竟今太守清源張子環

公成其事二太守皆好道善治行相濟
有冥合且曰于决性蒿目者發自救救
時本術一大藥亦小補云

門人方大成書

管子權序

今天下盛行管子大要取其詞以供

纂組云爾而至於篇多舛訛字多魚

豕義多晦奧則姑乙之西吳朱太復

先生以文章主盟海內中歲好道五

車二酉悉已度屏而獨成管子權其
凡例有三曰通曰評曰演扶玄刊誤
會故標新於是管子遂為全書余過
山中問竒得是篇而憇之亟請以公
諸鏗既成先生屬余序余惟文盛於
周周召尚矣嗣是以降其著書而為
一家言者寔自仲始仲相桓定伯書
所論著皆鑿鑿見諸行事由今觀之
其所行者猶未必能盡是書也且是
書亦未必足以盡仲仲之後諸言兵

言富強言名法者不可勝數然揔之
原本於仲綜其功實胥不及仲遠甚
何者彼皆得其粗而遺其精泐其支
流而非滙其全體也抑微獨此也五
伯桓文為盛按桓之始末遠出文下
而霸業頽反軼其上者則非文之不
能敵桓而狐趙諸賢之不能敵仲也
夫以狐趙諸賢拮据數十年而不足
而仲以一身運之數年而有餘嗟夫
仲豈易言哉自微管之歎見推於夫

予而世之言仲者率以其功朱先生
 乃獨推其功而參之道原其道而本
 之易世儒高談王略將無河漢斯言
 噫是皆未深讀仲書者耳毋論張四
 維陳五法明時脩政因天用地規謀
 宏遠不詭正經即如白心內業諸篇
 所謂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
 乃留處思之不得鬼神教之不庶幾
 與大易洗心研幾之肯相冥合乎夫
 聖人所以通志成務莫大乎易而英

管子卷之四
四
雄豪傑之士稍能窺見其微亦徃徃
神謀鬼謀與時消息經世出世徃來
不窮大約剗柔詘伸之際變而通之
其道利用晦推行鼓舞之妙化而裁
之其道利用因伸之三北而不挫幽
囚而不辭也善晦也而其轉禍以為
福轉敗以為功也善因也伸蓋深於
易者也故能輔多慾之辟成一匡之
勛臣主俱榮身名並泰概諸龍德固
非正中要其伸縮自如旋轉莫測抑

所謂猶龍者耶上下千古唯范少伯張
子房李長源差可與仲相彷彿耳嗟
夫仲豈易言哉晉人恒以老與易並
稱得易之精者宜莫如老氏五千言
其中竅妙無若致虛極守靜焉而仲
之復所於虛及中不靜心不治等語
已先得之故治世與養生之道一也
仲要不可謂無所闕見者自朱先生
始發其微而後人乃益知道之無津
涯易之不可為典要王不得則不王

霸不得則亦不霸者也先生棲巖辟
穀人望以為世外人而不知其惓惓
然欲以道善世者如此其切彼其權
管子也非權管子也蓋直藉以明道
法之合持王霸之衡俾論治者有所
折衷云爾夫論至於道則豈惟言為
糟粕即治功且為緒餘而管子胡以
言之先生又胡以權之先生曰嘻公
毋深談吾亦取其詞以供兒輩之纂
組而已

萬曆壬子冬吳興太守閩張維樞
子環甫頓首具

部民方大成書

校管子舊序

五湖太復朱長春

嘗觀太史公曰余讀管子牧民山
高乘馬輕重九府等篇詳哉其言
之也已而觀諸輕重所條米鹽俚

校管子本
一
屑可醜如大駟良質未封文守之
家將唾不用奈何管氏以傳此名
乃知全書多雜大都類是夫管子
伯圖大要三事一曰法二曰財三曰
六法如四維四順禘則為急礲必

誅財如倉廩衣食乘馬雜則為賂
削龍斷兵如七法多官雜則為誤
詐權以奇夫使管子蒙詬萬世
得罪儒家而曲臣詭士資口為邪
則雜者過也按管氏於春秋為

齊良五伯十二侯
墮大夫之首能
以區、海東抗
樊之齊起中
衰大
昏禮亂之末
佐外亡新定
之公用
其臣民三歲
治定四歲教
成五歲
兵出以三萬
教士方行東
西南北

無抗三存亡國
九合冢君以
衛周
天子此非
災、禍心之夫
刻急小察
足用籠罩天
下駕使羣后
而莫訛
議者謂其內
以轉移陰中
陽外欺
諸侯如柔
眩兒又以挾
兵脅四國

以必從而多破師尚父古法率其
國人盱衡奮臂衆走於功名則
大壞三代世風乃法家開焉故曰
管仲之器小不勉至王乃稱伯哉
要以引經扶義束情從道蓋過

揚善終信於同盟其氣象雍容
猶王者之遺焉為相三十餘年外
無欺鄰詐敵內不施餞大臣百姓
下不草艾箕餒編民而修慈伯如
齊語所志兩以軍令具在即局隘

不可以王亦豈如書所談三事乃
至急刑以詐乎哉春秋凡變必書
晉蒐書鄭竹刑書魯丘甲書畝稅
書向使管氏用此書以相變乃居
三國之首術乃商鞅吳白乘孔之

酋長孔子何用顧以知仁、津、揚
之也大氏周衰道誣至于權國而
祖伯賤王大甚天下有口游談長短
之士都用社稷管氏為大宗因自
以其說系而附之以干時王獵世資

田齊之君又自以席桓公敬仲祖
烈為氣味誇一世而存雅故其書
襍者半為繆下大夫坐議浮談而
半乃韓非李斯法家筆彙商君
以黨管氏遂以借名行者也故其

書有春秋後之文有戰國之文
有秦先周末之文其體立辨夫
稽古者如市寶器于滇之玉瀆
山之珠按名而索之少焉雜以燕
石越磯而市者不識也則監正傍

視而笑矣且其質者未必非所責安
名善質哉孟子曰尚論古之人盡
信書不如無書以周奉世且不敢
信其國志乃當秦矣散出所得秦
何帖之章句弗論乎故愚以列子

晚出與莊子雜篇與管子皆多偽
不可信自經言外內言十二外之十
半短言區言十七禱篇十九輕重
全於偽矣又其解自尹知章初註
甚陋劉績所定復略往多舛礙

讀間校而標之約十得五實其
輕重篇弗論庶其忠於管氏

管子書序

管子舊書凡三百八十九篇漢劉向校除
其重複定著為八十六篇今亡十篇近世
所傳徃、淆亂至不可讀余行求古善本
庶幾遇之者幾二十年始得之友人秦汝
立氏其大章甚完整而句字復多紕錯乃

為正其脫誤者逾三萬言而闢其疑不可
考者尚十之二然後管子幾為全書夫五
伯莫盛於桓公而管仲特為之佐自其事
羞稱於聖門而其言悉見絀以為權謀功
利學者鮮能道之及余讀是書而深推其
故然後知王者之法莫備於周公而善變
周公之法者莫精於管子何者方周之興
去隆古湯穆之風未遠而后稷公劉其深
仁厚澤又培之於數百年之久蓋風會既
啓而文明猶鬱周公起而當制作之任其
法制之綢繆文章之繁猥諸所經畫莫不
犁然具舉而天下且以鴻龐淳固之俗始

嚮利於憲度著明之後故其法雖密而其
服習者亦能安之而不悖周室既衰諸侯
日尋於干戈謀臣答士競出其智力以相
勝苟必競、於先王之約束而執不移等
則執有所格而其術必有所窮非救時之
宜矣管子故天下才也豈其智不及此乎
是故當其謀之於垂纓下衽之日者不過
審舊法擇其善者而從之又其要則杜事
可以隱今可以寄政使諸侯不吾虞而吾
獸安國富民以取盈於天下故其書如牧
民乘馬幼官輕重諸篇大抵不離周官以
制用而亦不盡局於周官以通其變今攷

其說所謂參國為三軍者即伍兩卒旅之
奮也因罰備器用者即兩造兩劑之遺也
選士首以好學慈孝而且及於拳勇股肱
亦興賢之故典也鑄幣藉以黃金刀布而
並及於魚鹽鍼鐵亦圜府之舊車也他如
五世三淮諸說不過積餘藏羨待之於國
諸侯不服吾可以戰諸侯賓服吾可以行
仁義蓋周公之法其樊然結約者要以率
民於善伸直師其意不齟其故一更之為
截然夷易而作民於戰故其言曰精時者
少日而功多又曰吾欲正卒伍修甲兵而
大國亦將修之吾有攻伐之器而諸侯有

守禦之備是難以速得志此仲之所以立
法意也夫白刃捍胸則目不見流矢拔戟
加首則十指不辭斷明蹶急之有所先也
使仲當諸侯力政之日必欲舉王制而井
田吾民象刑吾法毋招權勇毋權鹽鐵不
踰時而國且飽於敵矣安能以區區之齊
伸威海岱而成其一匡之績哉昔者蘇軾
氏蓋論仲之變法而曰王者之兵非以求
勝故其法繁而曲霸者之兵求以決勝故
其法簡而直然則謂仲之用法異於周公
之意則可而謂其法之盡詭於周公則不
可故曰古今遞遷道隨時降王霸迭興政

由俗革吾以為周公經制之大倫蓋所以
成王道之終管子能變其常而通其窮亦
所以基伯道之始夫亦勢之所趨有不得
不然者乎雖然非仲之輕於悖周也當太
公之治齊五月而報政曰吾因其俗簡其
禮至三年而伯禽之報政周公且訾之曰
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簪終北面而事
齊矣意者太公之治有不盡倣於周官而
史蓋稱其通商賈之榮便魚鹽之利人民
歸齊、稱大國蓋自太公而齊故以富彊
名於列國仲特因齊之故而修業耳非一
無所昉襲而創為之者也世之譚者曰帝

降而王、降而霸自仲之說行一變而入於誇詐之習其末極於秦鞅盡去先王之籍而流毒天下遂以管商為功利之首夫商君慘礪少息卒受惡名於秦而仲之政飾四維固六親其論白心內業不可謂無窺於聖人之道而徒以刀鋸繩民如商君者故雖吾夫子亦且大其功而以如其仁歸之柰何躋鞅於仲也余愬夫讀是書者不揆其修政立事之原而徒辱之以權謀功利使管子之所以善用周公者其道不明於天下也故為之梓其書而復論著其大略於篇首云

萬曆壬午春三月前史官吳郡趙用賢撰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
書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
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
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
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
管子者潁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
牙游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困常欺叔牙叔牙終善
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
為桓公子糾死管仲囚鮑叔薦管仲管仲既任政

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為貪知吾貧也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吾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鮑叔既進管仲而已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管子既相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

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猶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伐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為管仲城穀以為之乘

邑春秋書之衰賢也管仲官擬公室有三歸反玷
齊人不以為侈管子卒齊國導其政常彊於諸侯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
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
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愛豈管仲之
謂乎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
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錄

管子序

楊忱撰

序曰春秋尊王不尊霸與中國不與夷狄始于平
王避夷難也是王室遷而微也見于周書文侯之
命微王也是王者失賞也費誓善其備夷是諸侯
之正也秦誓專征伐是諸侯之失禮也書春秋合
體而異世也書以文侯之命終其治也春秋以平
王東遷始其微也自東遷六十五年春秋無晉以
其亡護亂也及其滅中國之國而後見其行事譏

失賞也周之微也幸不夷其宗稷齊桓之功也其
中國無與加其盛也其夷狄無與抗其力也見于
衛詩美其存中國也春秋無與辭何異也存一國
之風無其人則衛夷矣全王道之正與之霸是諸
侯可專征伐也夫晉之為霸也異齊遠矣桓正文
譎夫桓之為正抑夷狄存中國文之為譎陵中國
微王室晉之風也無美其美無功其功外無他焉
雖國人不與也然而桓之正非王道之正也以文
譎而桓正也桓之功非王道之功也以攘狄而存

周也無桓周滅有周桓賊桓率齊襄楚人滅周周
之不幸桓之蚤死也故曰周之存桓之功也桓之
不幸管仲之蚤死也故曰桓之功管仲之力也自
是楚滅諸國而熾矣今得其著書然後知攘狄之
功皆遠略也儒譏霸信刑賞豈王者詆民哉霸嚴
政令豈王者怠忽哉霸鄉方略豈王者不先謀哉
霸審勞佚豈王者暴師哉霸謹畜積豈王者使民
不足哉亦時夷狄內聘大者畏威小者懷仁功亦
至矣不幸名之不正然柰衰世何孔子曰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此其據也時大宋甲申秋九月二十三日序

管子權凡例

一管難解免亞於莊子莊沈洋而管幽詭又經漫漶行無全本原註開山窮源之功不可沒也其舛則支而膚微言難中而道趣不入也其闕則徑之不通於夷也要以舛寧闕闕無謬舛則以盲引道胥人而南轅北駕矣凡此類權通于下然而原文無竄易無批抹指其車則得迷與之鑑則知醜何敢削故跡多駢說以詆譏先正哉莫為之先後者更難

一訓故主于章句訓理主於意指舊註煩說又益之滋蕪也其得解者不必解者都無下通有通為以通不通亦然書本幽深有合發則義條而圓單辭則致瑣而離故所通多連合上下會詁成文不專主句尋脉自見又古人文不同後世關鍵起結呼應顯指又不同後世詞理比附聯絡疏通故莊子曰雖參差而瑰瑋可觀秦先之於春秋先更懸矣然而大義本旨無不相屬往往有下意暗伏用字陰挽種種深文難以盡闡非可直了敢謂千慮之無失或異片訓之立要索之象外或可徹之玄中

一評評其事理之合累文辭之品第然管之偽言十而七矣旨既無奇文復卑近道家恩之將錯用文章家昧之將累作其大列議于前其細條附于下要使玄珠不遺于謏詬楚玉不冒于燕石三立之傳將有取焉

一管子雜載道法兩書始下權本以疏道後乃汎濫卒業道微而秘管子多古言流傳半入吊詭

法則有行於後不戾于古者有效於前滋弊於後者非演之其秘不可得而參其往與來不可得而相印也演為敷焉申焉究歸焉或暢彼之所長或詆已之所契或合或離或顯或微通其指可券於中引其義可如於外不主釋解多緣文議非文不成一家之言不標一義之宗

一管子之難非獨難于解抑難于讀本註舛於分句者多矣今沒權定別為點句有義則疏之無則句之或又有○而失于句者要參之舊本凡所更訂繹故可通讀者因句而求文直下了然思過半矣

一唐註後絕無善本舊有山東刻魯魚焚龐半不成義今世所行趙侍郎定宇先生管韓二子評本也賴其考訂始得成誦加以評隲殊饒理解所權已入評正并發新義仍標于上不復下筆唯刪其觭迥繁碎摠以共宣遺文翊贊古人為管之忠臣無人我一也劉氏不甚精討其已入趙本者并存正焉

一趙本諸篇多有乙截分段通詳文義有合分有不合分今壹去其乙讀者自解片合無庸支贅
一趙本凡例諸條中解十七不中十三要論世者各以所見標設一議如汲于河采于山泚一家一種之可拘也前人苦心而緝之後人可恭識而攔之即於書義未盡探精要大都具爾今無損裁以備攬酌

一此三權出一時凶臆之叅以希百世旦暮之解敢遂為不刊相翼不朽聊自存讀者苦心未必盡符作者微志且篇中多有詭奧連衍疑不可點句况可下意嘗謂尚書古文商周之間諸篇駁屈或經傳授翻寫衍闡難通後儒強為據說安知是書弊不坐此咸陽火後三代之全文眇矣其所不盡不合不精不覈或祈密心之士別加裁定或有歲秘之家出為印正是在天乎望之後人

一權中評文即文論世即世論體升降差等正如書家四勢時遞不同乃文之關於氣運哉然則

豨韋氏之後其誰能不波况其末流凡余所論
遡河于源所謂商周之樂盡矣若以三侯七德
與象武並奏恐聖人審音不止于未盡善也書
中長支漫調為先秦濫觴亡幾其他狐裘羔袖
于後之羊質虎皮猶有廷庭焉博識古服之士
于此會心如攬古人數行真蹟自知後世臨摹
神骨大別下筆便有貴氣千年来士大夫徃徃
癖購得漢以前一玉一鼎寶玩不釋而獨于古
文寡如也吾不解此惑矣世道交喪惜夫

一古書不應加圈點為采山探淵者發其竒為賞
識焉此中理詞俱妙用。意字瑰竒用。條暢
雋爽用。所謂玄之又玄非此外都不精也然
文有義有詞又有體有章有法有格古文都與
後人不同如形家相地隱隱真龍細尋結作此
非偏解之所可用亦非標評所能盡者季子魯
樂師曠南風知音自得之

一著書之旨顯晦不同讀書所入淺深隨異權經
三閱義亦屢更猶有味于前而得通于今者漏

于初而宜增于後者乃刻成之後無容竄入稍有條列重標于上別名曰補庶完一得之慮或當百世之解

管子權凡例終

管子凡例

一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吳兢書目凡三十卷今據舊本詮次其王言正言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共亡十篇列為二十四卷其吳兢所次卷目今不可考

一管子註出房玄齡或云出唐國子博士尹知章其訛謬穿鑿日抄論之甚詳矣蘆泉劉氏績間為補定簡明貫穿多所發明第宋本俱不載而近刻舛錯每每至不可句今據宋本校定而劉

管子
凡例
績所註其最切當者列之篇首皆冠以按字其
間有愚見所標注者亦襍見篇首得百一耳

一管子書多古字如專作搏忒作資宥作侑況作
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大匡載召忽語曰百歲之
後吾君下世犯吾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
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
謂召忽呼管仲為兄曰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為
恩澤之命甚陋不可徧舉書既雅奧難句而為
之註者復謬於訓釋故益使後人疑惑不能究

知今悉從宋本刊定不敢輕加更易其古文字
間有不可考者皆為標識篇首以俟有識者共
訂正焉

一管子新本每遇長篇文字至更端處皆引為一
行其間不能無分析太過之弊今皆按宋本校
正其大義當隔別者止為一其處以識章目所
分其新本應合而分應分而合者悉為釐正
一管子書文辭古奧既不易讀而近板數家皆承
訛襲謬襍亂支離讀者至一二卷後往往厭弃

幾成廢書今按宋本更正比次無下數千百餘處其間尚有一二闕文誤字不可解不可句者第數之篇首不敢強為附益俟海內藏書家或更有善本重加輯定實此書之幸也

一按張巨山紹興己未寫本云從人借得讀者累月始頗窺其義訓然舛脫甚衆其所未解尚十二三則是書之訛謬難讀其來久矣今詳定句讀悉通融上下文義間有房註誤句而蘆泉氏所更正者皆列疏於上使覽者易以研解也

管子文評

劉勰曰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

漢志道家管子八十六篇孝經有弟子職一篇是管子所作在管子書

傅子曰管子之書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鄙俗

孔穎達曰輕重篇或是後人所加

晁氏曰劉向所定凡八十六篇世稱齊管仲撰杜祐指畧云唐房玄齡註其書載管子將沒對桓

公之語疑後人續之而註頗淺陋恐非玄齡或
曰尹知章也予讀仲書見其謹政令通商賈均
力俟盡地利既為富彊又頗以禮義廉恥化其
國俗如心術白心諸篇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
道其能一天下致君為五霸之盛宜矣

蘇子瞻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
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
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
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
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
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

葉水心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
誰所為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
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為人客等亦種蠶所
遵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
賈誼是錯以為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
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為整比乃漢世行書
至成哀間向歆論定羣籍古文大盛學者雖疑

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綃紕然自昔相承直
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諫議唯諾之辭余每惜
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設施果傳
於世士之淺心既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
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嘗親經紀者豈不足為
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
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逕遂
與道絕而此書方為申韓之先驅斯鞅之初覺
民罹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

又曰管氏書獨鹽筴為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
祖管仲使之蒙詬萬世甚可恨也左傳載晏子
言海之鹽蜃祈望守之以為棄微之苛歛陳氏
因為厚施謀取齊而齊卒以此亡然則管仲所
得齊以之伯則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器小卑
管仲責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瑣猥為市人不肯
為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妄者
無甚於輕重諸篇

周氏涉筆曰管子一書襍說所叢予嘗愛其統理

道理名法處過於餘子然他篇自語道論法如
內業法禁諸篇又偏駁不相麗雖然觀物必於
其聚文子淮南徒聚衆辭雖成一家無所收采
管子聚其意者也粹羽錯色純玉間聲時有可
味者焉

陳氏曰按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列於道家隋唐志
著之法家之首今篇數與漢志合而卷視隋唐
為多管子似非法家而世稱管商豈以其標術
用心之故同耶然以為道家則不類

黃震曰抄曰管子書不知誰所集乃龐雜重複似
不出一人之手心術內業等篇皆影附道家以
為高侈靡宙合等篇皆刻斷隱語以為怪管子
責實之政安有虛浮之語牧民篇最簡明其要
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禮義廉
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管子正經
之綱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雖歷世可以無弊
秦漢以來未有能踐其實者也其說豈不簡明
大匡篇管子行事之日聚見此書其次第皆可

按而考然其說似粉飾之以諱功若輕重篇要
皆多為之術以成其私瑣屑甚矣未必皆管子
之真其書所載鮑叔薦仲與求仲於魯及入國
謀政與戈廩鴻飛四時三弊臨死戒勿用豎刀
等說皆屢載而不同或本文列前而解自為篇
或併篇或無解或云十日齋戒以召仲觴三行
而仲趨出又云樂飲數旬而後諫自相矛盾若
此不一故曰似不出一人之手

又曰管子註釋最多牴牾四傷之篇誤名百匿而

以四傷名七法之篇幼官篇首章云若因夜虛
守靜人物則皇其後方之圖本可覆也乃衍人
物二字不知參對而以夜虛為句守靜人物自
為句方以人物則皇為句而曲為之說曰聽候
人物也守靜豈聽候之義也幼官五圖以形生
理為句而中央之註獨以形生屬上文明法篇
以比周以相匿為句而下又云忘生死交其後
方之明法解可覆也及政一故字不知參對而
以相為匿是為句而曲為之說曰匿公是而不

行也不知比周以相匿者匿其非爾比周何是
之有乎形勢篇云天地之配也地字誤作下字
亦未正五法之章曰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
分之分如分地之利之分言有人次有財耳乃
釋云可以分與財者賢人也殊非章旨立政之
章曰道塗無行禽指人言之謂其為能行之禽
耳乃釋云無禽獸之行是以行為去聲亦覺不
倫版法篇云悅在施愛有衆在廢私今因欽文
而云悅在施有衆在廢私不成文矣其他難槩

舉

楊忱序曰管子論高文奇雖有作者不可復加一
辭

張嶠曰管子天下奇文也心術白心上下內業諸
篇是其功業所本

管子目錄

第一卷

牧民第一

形勢第二

權修第三

立政第四

乘馬第五

第二卷

七法第六

版法第七

第三卷

幼官第八

幼官圖第九

五輔第十

第四卷

宙合第十一

樞言第十二

第五卷

八觀第十三

法禁第十四

重令第十五

第六卷

法法第十六

兵法第十七

第七卷

大匡第十八

第八卷

中匡第十九

小匡第二十

王言第二十一

第九卷

霸形第二十二

霸言第二十三

問第二十四

謀失第二十五

第十卷

戒第二十六

地圖第二十七

參患第二十八

制分第二十九

君臣上第三十

第十一卷

君臣下第三十一

小稱第三十二

四稱第三十三

正言第三十四

第十二卷

侈靡第三十五

第十三卷

心術上第三十六

心術下第三十七

白心第三十八

第十四卷

水地第三十九

四時第四十

五行第四十一

第十五卷

勢第四十二

正第四十三

九變第四十四

任法第四十五

明法第四十六

正世第四十七

治國第四十八

第十六卷

內業第四十九

封禪第五十

元帝封禪書

小問第五十一

第十七卷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禁藏第五十三

第十八卷

入國第五十四 九守第五十五

桓公問第五十六 度地第五十七

第十九卷

地員第五十八 弟子職第五十九

言昭第六十關 修身第六十一關

問霸第六十二關 牧民解第六十三關

第二十卷

形勢解第六十四

第二十一卷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版法解第六十六 明法解第六十七

臣乘馬第六十八 乘馬數第六十九

問乘馬第七十閱

第二十二卷

事語第七十一
海王第七十二

國蓄第七十三
山國軌第七十四

山權數第七十五
山至數第七十六

第二十三卷

地數第七十七
揆度第七十八

國準第七十九
輕重甲第八十

第二十四卷

輕重丙第八十一閱
輕重乙第八十二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庚第八十六閱

右二十四卷

凡八十六篇內十篇

管子權目錄終

管子權目錄

管子權卷第一

唐司空房

玄齡註

明道民朱

長春權

牧民第一 形勢第二 權修第三

立政第四 乘馬第五

牧民第一

國頌
士經

四維
六親
五法
四順

經言一

①評六家之指同出於道各有本領揭其宗門法
家以管氏為大祖經言管氏之本宗也斤斤廩

廩要於持國畜民多於政而薄於道密於權而

潤於仁于王遠矣然于強猶絕屬之系大宗也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四時所以生守在倉廩

食者人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舉盡

之天也而安地盡闢則人留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

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服行也上行禮度則六親各

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文巧者

由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

川鬼神山川皆有尊敬宗廟恭祖舊謂恭承先不

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

則民乃營營當通民飢而草食也近之上無量則

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

璋當為章章明也兩原謂妄之原上無量不明鬼

神則陋民不悟不悟鬼神有不祇山川則威令不

聞言能登封降禪祇祀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校

也君無所尊通宗廟上事其先示民有所尊而不

犯也不敬其上何以教民事上上校者爭而犯上

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演王

天下之往也。水下獸墮，唯其情所欲，故曰同民心。而出治道，治所以運心而行，其同非其所以治也。故出有原，同有歸。曰治本王者一其本，而與天下同者也。伯者一其法，而強同于天下者也。夫牧民如畜，順其欲，無拂其惡，虎能使媚，而况于他管民先國，頌與維而後順，是先強之束之，而後順之也。上不先示其心，下見上之不先收其心，管所以不王，而孔子所以小。

右國頌

頌容也。謂陳為國之形容。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禮不踰節，義不自進，自進謂不薦舉也。廉不蔽惡，隱蔽其惡。耻非貞也。通污者惡，廉者清，有惡則有掩，著無惡者皎然純白，何蔽耻不從枉？詭隨邪枉，無羞之人。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右四維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
 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
 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
 勞。君於平康能佚樂人及其危能富貴之。則民為
 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
 為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
 其心。畏意服心在於順其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
 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
 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

之為取者。政之寶也。

謂予之生全取其死難也

演所欲與聚惡勿施便是四順晁家令人情莫

不欲之。四言出此王道也。而伯視所行何如耳。
 雖然此其小之於道者也。非其叛之於衰者。經
 言之外所論法。是何斤斤毒毒壹把鈴天下之
 術而猜刻苛忍為小鮮之亂于大國而淪雞之
 沸於函鼎乎。則且胥四域不供于一。斬艾而淵
 無魚山無林。民無于藏命。則亡命走耳。欲法之
 誰與而法之。故人知成湯之弛網為縱獸而不

知網弛之之所以獸得也取不用命以今用命
天下皆闕于吾今何求哉布網合圍而拱手以
治天子不殺可矣成康之措刑視于穆之祥刑
文景之任德視于武宣之嚴吏天下可知也故
曰仁失而後義義失而後禮又况禮失而刑諸
四順曰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民心之悅於生而
惡於殺可知也故曰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
不足以服其心此管氏之經言本領哉是以十
五合諸侯而冠裳居三之二兵車毒逐麋戰以
盈野膏草無聞焉春秋之三大戰蓋自晉楚始
也聖人傷之追思之而歎曰如仁如仁仁能及
天下而不及一國以用任法而草菅之乎又何
以聖人略本內而予標外將聖人為法家助醜
也故曰仲之器小小從于其內而不足出于其
外而不正則邪也故管子書可信者經言他皆
雜附當以道別不從法志入于道之內而不足
則管子出于道之外而不經則偽也

右四順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也。涸。竭也。藏於不竭

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

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

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

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

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

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各長其

順而悅故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

不爭也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

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

一世也。謂所處可必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

復重也。欺民之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

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

各為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

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

詐偽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

下親其上。評造句為工。春秋上古文如此。七國後

始奇在氣調。古人心樸。後人心宕。古人以質為文。

後文中求文古方而平後詭而肆亦運之漸然

右士經士事也經常也謂陳事之可以常行者也

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言有家之親斥以為鄉之疎必生怨故不可為也下

三事同此通大學所厚者薄同旨故下云無曰不同生

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

也。以家為家。一親也以鄉為鄉。二親也以國為國。三親也

以天下為天下。四親也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謂家也言

有家之親而謂之曰不與汝同家而生用此以相疎遠者必不聽下同毋曰不同鄉

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

何親。二親也如月如日。唯君之節。六親也天地日月取其曜臨言人君

親下當如天地無私也通家為鄉鄉為國國為天下以已

而籠民者家為家鄉為鄉國為國天下為天下因

人而無以已者無已故大道為公而如天如地如

日如月有已則不聽不行不從御民之轡。在上之

所貴。言人從上之所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上行

人必行之其從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

之。則臣得之。君特求之臣已君嗜之。則臣食之。君

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一法毋殺汝惡

毋異汝度。也。汝君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

堂是謂聖王。二法也。言堂室事而令 **通**滿室滿堂

助者衆也。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彊力不足

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言城郭兵甲博地

有衆其固守應敵有衆更在有道者也。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

故禍不萌。也。三法。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

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可以分與財者賢人也。故知時

不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為政。審於時而察

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為君也。也。四法。緩者後於

事。若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也。五法。 **通**六親

五法不見明分段落註者強為之說耳。此類但解

其義可不問其目。

右六親五法

形勢第二。自天地以及萬物開諸人事莫不有形勢焉。夫勢心因形而立。故形端者勢必

直狀危者勢必傾觸類莫不然。可以一隅而反。

經言二

評六學之外如此。山高篇最奇。古韜略尉繚不

及也。其文節節散叙。頗近戴記。又似道德二篇。

然六經諸子猶典雅陳常簡古中有正大春秋

以上皆然斯為王者之世此中隱隱曲曲博比

竒造乃為吊詭哉斯降而伯矣管子一生內寄

轉移作術與立言大相合王以正伯以竒正無

令人不知而伯唯恐令人知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

矣極至也山不崩淵不涸興雨之祥故通山川曰

望為其高深通天地之氣利萬民之用不崩不涸

所以成其高深而永其秩望也專主君道形勢解

而後人訓註多失其旨矣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

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今之天地即古

時即古之四時故曰古今一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

而威可載也至德處盛位天風雨無鄉而怨怒不

及也鄉方也既無方所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

賤而行令令乃行壽夭貧富無徒歸也皆有理銜

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言受君之辭以

運行通天地春秋冬夏言其常而一蛟龍虎豹風

兩言其變而神常以變一以神君道配天道矣故

趙受辭謂君出言順理而民受之元吳也名運謂聲名彰于四方也

貴行其令而賤忘其卑生殺予奪一人操其歸是

以上尊命而下受辭上無事則民自試試用抱蜀

不言而廟堂既修抱持也蜀祠器也君人者但抱

廟堂之政既以修理矣通道家無為民化之指鴻鵠鉗鉗唯

民歌之感德也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紂之失也戒紂

故王飛蓬之問不在所賓燕雀之集道行不顧飛蓬

因風動搖不定喻二三之聲問明主所不賓敬燕雀翔集事之常細也故行道之人忽而不顧謂小

事非大人通無稽之言勿聽故飛蓬之問不根則

不賓勿詢之謀勿庸故燕雀之集不常則不顧是

以貴言有物而行有恒犧牲圭璧不足以饗鬼神

鬼神享德不在圭璧主功有素寶幣奚為主能立功可謂有素則諸侯不

敢犯寶玉幣帛何所為乎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

仲之巧非斲削也羿之射貴其肆武服戎不在其落鳥中鵲造父之馭貴其軍容

致遠不在轍跡徧天下也奚仲之巧通羿非射造

父非馭奚仲非斲以証上犧牲玉不饗而主功有素

謂其致有神不在于事輪扁亦云是以無使無言

而夜行獨有遠之召非使可令近之親非言可結

德化所溢也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

趙三子技
名世必有所
以致之非在
與矢操總斷
剛之末

唯夜行者獨有也。遠使無為所以優遠方也親於

行謂陰行其德則人不與之爭故獨有之也通夜行者神妙萬物而不

知天下順帝之則曰陰行獨有平原之隈矣有於

高。言平隰之澤雖有小封不成於高喻大山之隈

奚有於深。隈山曲也言山既大矣雖有小隈不成

訾讐之人勿與任大。訾毀賢讐訾惡也如讒臣者

可以遠舉。言行者莫先謂之譙臣有大顧憂者可與

致道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計得之

雖速然敗尋至則憂及之此通山不厭高水不厭

深先發之華必隕早實之果必落計速未有不憂

在近也舉長者可遠見也。舉用長利衆皆

衆之所比也。裁斷也能斷大美人之懷定服而勿

厭也。欲令人貴美而懷歸者須通舉長裁大美人

懷三言皆比物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

足信也。言人於事莫為疑動言必得應小謹者不

大立訾食者不肥體。言人無弘量但有小謹不能

嫌致瘠故通原之平雖隰無高山之大雖隈無深

義與小知大受政同故訾讐勿任大而譙臣顧憂

相。詔。高。論。慮。後。患。也。

趙。必。得。之。事。二。句。釋。皆。非。觀。解。自。明。

管子 卷一 文四十五

乃可遠舉致道如其計速憂近往則勿召矣舉長
 裁大與內美之懷皆任大者也必得必諾小謹嘗
 食皆任小者也故祭于天地唯有天地無棄之德
 者能之乎有無棄之言者必祭於天地也言無可
 法則若天地之無不容載故曰祭之天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
 猿獠飲焉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猿遇墜岸
 而智者逢禍不行其野不違其馬馬有識道之性不
 未而能息也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問其所以經事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與而天取也通猿連臂而下飲于三仞之岬如夷

趙。按言息
 惰則不能及
 時成事標要
 則忽然成事
 故曰疑神若
 能審內外立
 操要之神則
 急惰不及者
 亦從而能矣

也知連引之無難則知矜專之禍老馬識道不行
 野者資其智故予人而任之功可配天地自取而
 伐矜既幾及一身怠倦者不及倦怠之人觸塗無
 廣者疑神神者在內不及者在門及疑神不神神
 雖無形常在於內故曰在內在內者將假在門者
 也不及外見故曰在門也
 將待將假謂神將借已也曙戒勿怠後釋逢殃每
 而戒所以戒此日之事以朝忘其事夕失其功邪
 待曙戒勿為倦怠也
 氣入內正色乃棄通在內為君在門為役將假者
 餘以借人將待者厓以受令邪入內則不神正棄

故怠而不及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

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

不正則賓者不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且懷且

威則君道備矣莫樂之則莫哀之有常能樂人及其

也莫生之則莫死之有常能生人及其死之往者不至來

者不極此往情不至則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

者異用道之所言其理不二但有聞道而好為家者

一家之人也雖聞道但好理家此但有聞道而好

為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國者一國之

人也謂之仁智者見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

也此則君子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之所設身之化也道者均彼我忘是非故無來

之化通失道寡助得道多助故道往人往道來人

來身與道設道隨身化故以為天下定萬物持滿

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必涸上下不

和雖安必危能持滿者則與天合能安危者則與

雖安通天度主節所以持盈人和主仁所以定傾

必危通天度主節所以持盈人和主仁所以定傾

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夫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言人以生棟造舍。雖至覆屋。至弱子下瓦。所損不多。慈母便操箠而怒。及他人主過由已作。雖大而吞聲過發。他人雖小而振怒也。演覆屋不怨。下瓦操箠。說在莊子虛舟之遊。無心之謂天。有心之謂人。天則遠。自親人則親。造怨

帝王之臨寓。何心哉。殺無殺。利無利。若四時迭運。于前當之者。榮落而我無為。一天而已。故百姓皆

云我自然。天道之極遠者。自親。天道平分遠近。無二。故遠者自親也。

人事之起。近親造怨。人事則愛惡相攻。怨也。萬物之於

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動物則有識而無知。植

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通無私近。私遠承上言。巧者善用天。則遠

附親而有餘。拙者用人逆天。近造怨而不足。巧者

有餘而拙者不足。萬物既無私於人。故巧者其功

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

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

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烏鳥之狡，雖善不親。狡謂

言烏鳥之性多猜，初雖相善，後終不親。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

也，貴其重也。通禽獸無情，乍合乍離，故曰烏合鳥

集，此與上燕雀相似。莊子曰：無故以合，則無故以

離，貴其重也。是相親而不解者，毋與不可。毋彊不

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

功。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謂不忘而恃，見哀之役

幾於不結。役而哀之，雖有惻然見，見施之德，幾於

不報。雖有恩施之德，然見四方所歸，心行者也。行

能不見則四方歸之。通心行與上夜行合心也。夜也，誰得而

見之不見，是謂至德。故曰：不顯其德，如不忘。又第

二矣。獨王之國，勞而供，鶩鶩門下諸。通獨王自

通不必依解，作獨國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

女，醜而不信。通自媒者，獨王獨國之比，無與成其

合也。不如形勢解，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未見

親必無終，故可往矣。通可往可來，註長于解，久而不忘焉，可

以來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見，地不易

也。日月無不明假令不明是天有雲氣而不易也。山高無不見假令不見是地多嶮阻不平易也。

通日月有晦蝕而天之清不易適郢南面不見恒

山而地之體不易天地之用有變而天地之道常

一也知乎可與言易矣可與言道矣君與乎哉言

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謂臣有忠言不可復言者則由君不言故也。臣有善行不可再行時臘月十二日也。凡言而

不可復行而不可再樹霜至葉婆一禁也。通言行

即屬君于臣無當

權修第三。權者所以知輕重也。君人者必知事之輕重然後國可為故須修權。

經言三

評權修名奇文不稱經言典常文不經詳其體

周末秦先之間乎已濫矣意後之法家篡入之

耶或脫亡而妄補之吾不敢信吾于文論其世

也

評篇中美言爭民爭貨爭貴爭治樹穀樹木樹

人數行耳其他畧衍申承似墨子長支悠廉似

荀子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無所主則無土地博大

野不可以無吏。無吏則不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

長。無長則無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

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兵無王

則取，故末產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

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

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

得也。國號萬乘及其兵用不滿地辟而國貧者，舟

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

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歛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

民力竭矣。賦歛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

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已，不可得也。欲

為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為其國者，必重用其民。

欲為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重為矜無以畜之，則

往而不可止也。往謂止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

也。人雖留處無畜牧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

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

徵。徵驗也必有恩錫以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

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為之乎。所見之處賞罰

而既信則所不見懼見其可也喜之無微見其不可

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

之為之化不可得也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

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服行也凡所欲教人在上

也下審度量以閑之其所以防閑也鄉置師以說道之然

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振整也故

百姓皆說為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地之生財

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

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度量不生則賦役無

也限則上下相疾也上疾下之不供是以臣有殺其

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

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地

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

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其積多者其

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食或有積而不

食者則民離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有積

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詐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偷

幸故離上不力多詐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

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野與市爭民。

民務本業則家與府爭貨。下務藏積則金與粟爭。

野與市爭民。所實惟穀。故鄉與朝爭治。官各務其職。故野

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

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

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人情不二。故

民情可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

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則民能

可得而官也。二者謂好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

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有

身不治。奚待於人。待謂將治之言。身既不。有人不

治。奚待於家。有家不治。奚待於鄉。有鄉不治。奚待

於國。有國不治。奚待於天下。天下者。國之本也。國

者。鄉之本也。鄉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

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

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

而求田野之辟。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

貨財上流。若桓靈之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婦者

賣官也。所以

職其蠶織此之不為輒言人事男女無別則民無

廉耻貨財上流賞罰不信民無廉耻而求百姓之

安難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廷不肅貴賤不明

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服無等上下凌節而求百

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詐謀閒欺閒隔也

礙而欺臣下賦歛競得使民偷壹偷取一決則百姓

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本

謂君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

也上恃龜筮好用巫鑿則鬼神驟崇故功之不立

名之不章為之患者三苟功不立名不章必為三

也獨王者有貧賤者有日不足者有日不

也獨王主孤也貧賤國虛也日不足政煩也一

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

莫如樹人樹人謂濟一樹一獲者穀也一樹十獲

者木也果木過十年漸就一樹百獲者人也百年有

之壽雖使無百年子孫亦有我苟種之如神用之

一種而報德者故曰百獲也我苟種之如神用之

測其由故曰如神用也舉事如神唯王之門王貴神

道設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

管子卷一

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所

反。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

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

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

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

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

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

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

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

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

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則小耻不可不

飾也。小耻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

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

耻。禁微邪。此屬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

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凡牧民者。欲民之

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

庭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

于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

入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于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間其治。民間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有辟。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於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間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也。

立政第四

三本
省官

四固
服制

五事
九敗

首憲
七觀

首事

經言四

①立政文質而正。非奇也。殊與形勢乘馬不類。必非一手。然猶春秋文體。其首憲一篇。略近齊語。首事以下。後代典志之本。當是經言正書七國以下。無此文矣。

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

三謂三本也謂

治亂法各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

也四謂國之所以富貧者五輕稅租薄賦歛不足

恃也五謂治國有三本而安國有四固而富國有

五事五事五經也自三本已君之所審者三一曰

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

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

則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見于國者則不可授以

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

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

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為怨淺失於小

人其為禍深演養馬瘦之猶得力養虎飽之終遺

患在天性也故曰寧過君子無失小人然其在知

乎天下有偽君子有奸小人奸中而偽外其孰泛

而察之察之斯慎之易曰見惡人以避咎也魏祖

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此二言盡小人之毒矣得

免小人之毒矣是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

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

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於民而任大官者則財

管子卷一 七十一 三十一

臣不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審。則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則明塞於上。而治壅於下。正道捐弃。而邪事日長。三本者審。則便辟無威。於國道塗無行禽。無禽獸之行。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衆。

右三本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

德雖大而仁不至。或苞藏禍心。故不可授國柄。 通 下言卿相不得衆。則至

仁者。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也。貞清之品。過行之賢。

往往刻意立德。則長。而子民知愛。則短。二曰見賢

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

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歛。不可與都邑。

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

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

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

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鄰。

敵好本事。務地利。重賦歛。則民懷其產。

右四固

君之所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植成國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國之貧也。三曰桑麻不植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不備具。國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故曰山澤救於火。草木殖成。國之富也。溝瀆遂於隘。障水安其藏。國之富也。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國之富也。六畜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備具。國之富也。工事無刻鏤。女事無文章。國之富也。

右五事

分國以為五鄉。鄉為之師。分鄉以為五州。州為之長。分州以為十里。里為之尉。分里以為十游。游為之宗。十家為什。五家為伍。什伍皆有長焉。築障塞。匿隱匿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閉。慎筦鍵。筦藏于里尉。尉復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羊豕之類也群徒衆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若在長家子

弟臣妾屬役賓客則里尉以譙于游宗游宗以譙

于什伍什伍以譙于長家譙敬而勿復既譙能敬而從命無

是事可白則行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凡孝悌忠信賢良

儁材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

于游宗游宗以復于里尉里尉以復于州長州長

以計于鄉師鄉師以著于士師凡過黨其在家屬

及于長家其在長家及于什伍之長其在什伍之

長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

州長其在州長及于鄉師其在鄉師及于士師三

也。及坐及

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等謂

賢雖才用絕倫無得過其勞級使能不兼官罰有罪不獨及有罪必

從及黨與也賞有功不專與孟春之朝君自聽朝論爵

賞校官終五日季冬之夕君自聽朝論罰罪刑殺

亦終五日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

國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于太史大朝之日

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身習憲于君前太史既布

憲入籍于太府入籍者入籍於太府也憲籍分于君前五鄉

之師出朝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

憲所以察時令籍所以視功過憲既布乃反致令焉致令然後敢

就舍憲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死

罪不赦五屬大夫皆以行車朝出朝不敢就舍遂

行至都之日五屬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憲既布

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之日蚤晏之時憲既布使

者以發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使者未發不敢就舍

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

之不從令罪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

者侈曰專制不足曰虧令罪死不赦首憲歲朝既

布然後可以布憲憲謂月朝之憲

右首憲詳即五鄉內政之功今詳志齊語此

首憲特其頒令甲之科條罰格耳周道人

之振鐸黨正之讀法蓋首憲所出也意當

時與伯大政紀之國冊而私書止載其典

要耶然而左氏不述國語則此一無頭凡

例耳其文從周禮變來近古可為後代典

志式

凡將舉事令必先出曰事將為其賞罰之數必先

明之。立事者謹守令以行賞罰。計事致令。復賞罰之所加。有不合於令之所謂者。雖有功利。則謂之專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後可以舉事。

右首事評此六典志令甲之一條

修火。憲敬山澤。林藪積草。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決水潦。通溝瀆。修障防。安水藏。使時水雖過度。無害于五穀。歲雖凶旱。有所_扶稔。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瘠。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

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通由田田畷之類之事也。行鄉里。視宮室。觀樹藝。簡六畜。以時鈞修焉。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上完利。監壹五鄉。以時鈞修焉。使刻鏤文采。毋敢造于鄉。工師之事也。

右省官評此即後代官制職掌蓋原于周官

周禮

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

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修。通器物
式有等級。則有限。禁用有敝壞。則有歲脩。修字連
上為句。生則有軒冕服。位殺祿田宅之分。死則有
棺槨。絞衾壙壟之度。雖有賢身貴體。毋其爵不敢
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毋其祿不敢用其財。天子
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將軍大夫以
朝官吏。通朝官吏以上直承天子服文為句。以命
直冒至末命即令也。此所謂服制。以命士止于帶。
緣散民不敢服。襍采百工商賈不得服。長鬣求圓反

貂刑餘。戮民不敢服。纁一本作絲不敢畜。連乘車。

右服制。許此所謂耕度也。六後世今禁禮志

儀曹主之。以上數條管子受任布憲之大
者可作齊志。當別為一篇。記者以事議混
入之耳。一國之政也。故事簡于周禮而法

嚴焉。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言事者競陳寢兵其說見用而得勝則武術不

偃雖有險阻。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兼愛之說不能守矣。勝則徐偃

弱而行仁。宋襄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說勝則

或而慕古也。

王孫自奉千金何侯日食一萬**通**孔子求生害仁孟子舍生取義

唯是以苟生為恥也故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

曰奉千金食一萬是厚生者安得全之皆大富貴

人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羣徒比周之說

勝則賢不肖不分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

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民在上位觀樂玩好之說勝則費仲以奉

奇異而居顯位董賢以柔曼而處朝謁也**通**私議自貴是禁處士羣徒

比周是散朋黨金玉貨財是除鬻爵觀樂玩好是

絕游嬖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諂諛飾過

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右九敗

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為心者教之所期

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一人服之萬人從之

訓之所期也謂君將行令始獨發於心故不足未見終則功成事遂故不可及也

之令而為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

之所期也君既盡心於俗所好惡形於心百姓化

於下罰未行而民畏恐賞未加而民勸勉誠信之

所期也君之好惡纒形於心為而無害成而不議

得而莫之能爭。天道之所期也。君能奉順天道為所以能期於此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必舉。事之所期也。令則行。禁則止。憲之所及。俗之所被。被合也。謂俗與憲合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也。

右七觀

乘馬第五

立國 大數 士農工商

陰陽 聖人

爵位 失時

務市事 地里

經言五

評乘馬只一篇文字。首有冒中分段落末極論民分地制。摠為建國之制。以國有萬乘千乘幾

百乘是曰國。賦春秋謂之救賦。故標曰乘馬。意立國九數。等後人分立之。如河上八十一章非著書之故。

凡立國都非於太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右立國

無為者帝。為而無以為者王。為而不貴者霸。不自以為所貴。則君道也。貴而不過度。則臣道也。

管子 卷一 右大數

地者政之本也。地政從朝者義之理也。義因市者貨

之準也。市所以準貨之輕重。黃金者用之量也。諸侯之地千

乘之國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為之有道

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正政地不

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不均平和調則地利或

政不正則事不可理也。通連下為一段陰陽總是

地政。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夏秋推陽以生陰

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必長短相摩然後日夜

之易陰陽之化也。晝熱夜寒交易其然則陰陽正

矣。雖不正有餘不可損不足不可益也。假令時有

則百六之運數當然也。雖有堯湯天地莫之能損

益也。天地亦準陰陽然則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

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

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正不正則官不理。謂天

正不正官不可得理。官不理則事不治。事不治則貨不多。是

故何以知貨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曰

貨多。貨多事治。則所求於天下者寡矣。為之有道

右陰陽

按此釋地者政之本也

評釋地者政本陰陽者

借天以影地似不可命曰陰陽

朝者義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故一國之人不可以皆貴皆貴則事不成而國不利也皆貴則無為事不成也為事之不成國之不利也者故事不成也使無貴者則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於爵列之尊卑則知先後之序貴賤之義矣為之有道

右爵位

按此釋朝者義之理也

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

謂不得過常之

也利百利不得則百事治也百事治則百用節矣是故

事者生於慮

謀慮則成於務

專務則失於傲

則失

則失

則失

也事不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傲則不失故曰市

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為多寡為之

有道演古之政務在獄市獄懲惡以勸善市抑末

以務本故其道在貴五穀而賤百貨百貨準之於

上則平而賤矯之於下則擅而貴治市者抑商之

擅而通以利農也非以自利也故先王誣商以豐

民後世奪商而自豐其為一而務為不同也

右務市事 按此釋市者貨之準也

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壹。宿之。行。 一宿有定準。則百宿可知也。 道之遠近。有數矣。是知諸侯之

趙。按此釋黃金者用之量也。

趙。按此釋諸侯之地千乘之國器之制也。

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重而後損之。是不知任也。輕而後益之。是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謂之有道。 評下。從地引入器制。搃申千乘器制。不可分截。遠遠推開。又合入古文之妙。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襍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鎌。纏。得入焉。九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為材。可以為軸。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沅山。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

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

評管子每於地政文質陸離倍著精神伯者之本
事也與強者之兵法相對然強兵蓋未有不本于
富者也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
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五聚命之曰某鄉。
四鄉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五家而伍。十
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四鄉命

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為一離。五離為
一制。五制為一田。二田為一夫。三夫為一家。事制
也。事成而制器。方六里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
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蔽所以四乘其甲二十
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通此

政詳用之。量器之制以黃金一鎰百乘。一宿為準。
以方六里一乘地。起量以市貨。正分合制。相錯論。
叙此古文之妙。未因以信士立朝。連入義之理。通
論。即四民已具。故曰士農工商。要以經制。摠因地

均立分起則故曰地者政之本也如此文字雜而
 整整而襍正而奇奇而正大將提兵左指右麾紛
 起五應摠歸一陣意即內政之軍略耶故謂定作
 一篇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黃
 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絹季絹三
 十三三等其下者曰季制當一鎰無絹則用其布經暴布
 百兩當一鎰一鎰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則所市之
 地六步一畝一本作一升命之曰中歲有市無市則民
 不乏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關

市之賦命出關市之賦黃金百鎰為一筐其貨一穀籠為

十筐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黃金

一鎰命之曰正分春曰書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

稽與民數得凶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歲更制經

正也十仞見水不大潦大潦一本作大續續也預貯水也評文簡

貴清異上而太古下而後世此當其極盛左氏富

而豔此奇而艷方駕也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

見水輕征征稅也十分去二三謂去十仞之二三二則去三

四謂去三四則去四謂去十仞之四五則去半比之於山

五尺見水。言平地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

八尺曰仞分九仞則屈每分有二三則去二。二則

去一。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劉績曰言地高則難

大澇地低則難旱故曰五尺見水不常征十分中免二三

特若高亢地十一仞見水則常征十分中免二三

分十二仞見水則免三四分十四仞見水則免四

比於山也當旱之時若汗下地五尺見水則常征

十分免四分四尺見水則免三分三尺見水則免

二分免二尺見水則免一分以其極低易灌溉可以

比於澤也十分去一當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誤

距國門以外窮四竟之內。丈夫二犁。童五尺一犁。

通二犁一犁應服牛以為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

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卒焉。士聞見

博學意察而不為君臣者與功。通公田之功而不

與分焉。此人學以為君之臣也然以高尚其事而

之分賈知賈之貴賤。自至於市而不為官賈者與

功而不與分焉。工治容貌功能。自至於市而不為

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不可使而為工。則視貨

離之實而出夫粟。評儒者虛聲而不進仕工賈占

以罰之也。不可使為工，則惰民耳。周禮無常業，出

夫家之征，此夫粟也。如此，四民有分善託業，而國

殷強。下云：誠賈云云，與此相應。六與國語內政略

相表裏，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教民教

必以有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教人為

巧者欲令愚智之人盡曉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

可以為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為大功，是故

非誠賈，不得食于賈。非誠工，不得食于工。非誠農，

不得食于農。非信士，不得立于朝。是故官虛而莫

敢為之，請君有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

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已也。故臣

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道曰：均地分力，使民

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飢寒之

至于身也。是故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為

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為惡也。地利不可

竭，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

事，而民不為，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

民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管子卷一

演乘馬用量市貨合歸于經地制賦課農均力
與里乘兵農合一之法都市本末通功之利犁
然具在掌中所謂多益善分數明也只在起
本于一耳一里九夫之田政井田之制如此百
乘千乘萬乘周家賦法之善管子元未嘗更變
其曰內政不過申嚴釐正簡練服習之耳故一
出而九合威天下夫子曰如仁如仁是豈與商
君新法連坐開阡等哉俛不察而並舉曰管商
不寬乎

右士農工商

按此篇言均地立制定賦之法

之事末又言均地分力使民知何時為下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善分民也
三節之綱謂之士農工商不知何說
人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於已不足安得名聖
能

今人知分則已尚是故有事則用
用謂通有事

用兵役也以地以乘賦之無事則歸之於民
謂今

歸而唯聖人為善託業於民
謂託人以民之生也

辟則愚則昏愚也閉則類
類善也閉其上為一下

為二
必下之效上也

必下之效上也

右聖人按此釋上分力

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時至則為之。不故
曰。今日不為。明日忘貨。言不為則失時昔之自已往而不
來矣。言日既往不還來也

右失時按此釋上使民知時

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
百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
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與下
地方百二十里。通於中地方百里。評此地應在

地均經正

右地里按此釋上均地

七法第六 版法第七

七法第六

管子

管子權第一卷終

地方八
 右失時
 本外里
 此此此
 此此此

管子權卷第二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七法第六

版法第七

七法第六

謂則象法化決
塞心術計數

經言六

①評 七法有段落似先秦實與先秦不同其言簡
 貴不湯不煩頗多造奇是注意之作可為文式
 後之分段者其文不知多許畧延矣而骨散神

弛氣懈政周末秦先病如此千年來文家反學其病不學其精沿江河之流而忘其源也悲哉文之壞坐此由韓蘇以來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謂之是不能立人而用之謂之非不

能廢其人而退之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

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

罪必誅若是安治矣未也能此四者可以安治矣而猶未者則以未具下

事是何也曰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形勢器

械具四者備治矣四者備謂立是不能治其民而

能彊其兵者未之有也後能治民然能治其民矣而

不明于為兵之數猶之不可雖能治民而欲彊兵必明於為兵之數然

後不能彊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彊

其兵而不明于勝敵國之理猶之不勝也雖能彊兵其欲

勝敵國必須明審其理兵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

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矣而不明正天下之

分猶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為兵有數勝敵國有

理正天下有分器數理分即則象法化決塞心術

計數此七法則象七法六承治民有器唯計數

之目也

合治兵言為兵勝敵申在後兵數選陳而正天下
畧具于中總一篇文字故曰以上是一冒頭根天

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

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根元也

萬物者天地之元氣也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

謂之象義者所以合宜也名者所以命事也時者

倣倣不徒然也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

量也謂之法角亦器量之名凡此十二事皆立政者所以為法也漸也順也

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漸謂草物當以漸也靡也謂物順數

而風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人習服教命之久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

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凡此十二事皆為政者所以決斷而

窒塞也通決通也十二事相反或通之或塞之凡以

利民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凡此

六者皆自心術生也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

多少也謂之計數凡此十二事必計不明於則而

欲出號令明則然後可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擔

竿而欲定其末均陶者之輸也立朝夕所以正東

擔舉也夫欲定末者必先靜其本今既舉竿之本其末不定也評七枝敷演之文

未免平阡以七喻見奇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

猶絕長以為短續短以為長鶴脛非所斷鳧脛非所續也不明

謂反左
手書右手不
動也

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左書而右息之息止也左
手為書右

手從而止之則無時成書矣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操

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決塞而欲毆衆移民猶使

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

拘之物有背叛而招之者必有以慰悅之不明於
令其感服今反拘留之則彼逾叛矣不明於

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楫而欲經於水險也故

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論材審用不知象不可

和民一衆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毆

衆移民不知決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

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

右七法

百匿傷上威百百官也言百官皆
匪情為私則上威傷姦吏傷官法姦

民傷俗教賊盜傷國衆盜賊之人常欲
損敗於物也威傷則重

在下君威傷則臣
反得尊重法傷則貨上流教傷則從令者

不輯衆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則令不行貨

上流則官徒毀官者既不
以德進但以
貨成故官徒毀徒事也通官徒猶

生徒蓋言官屬從令者不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

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散輕民謂為盜者用盜致富故處重民謂務

農者為盜故輕民處重民散則地不辟地不辟則六

畜不育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

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厲奮也則戰不

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故曰

常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姦吏勝符籍不

審則姦民勝刑法不審則盜賊勝國之四經敗通

四經敗結上人君泄見危另揭起下君不密則失

巨也人君泄見危謂常令官爵符籍刑法四者為政之經四者既敗則是君泄其

事君泄其事則其位危矣人君泄則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

不進則國之情偽不竭于上下皆隱實言虛則世是國情不竭于上

主所貴者實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

爵祿也上君則不然致所貴非實也致所親非戚

也致所愛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祿也故不為重寶

虧其命故曰令貴於寶重寶而全命則當棄是令貴於寶不為愛

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社稷者身之存亡故棄親而存社稷

不為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法者崇替所由故棄所愛而存

法其不為重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威者人君所以

服海內必不可分也寧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不

散爵祿不可分也也故曰治人如治水潦治水潦者必峻其隄

也防養人如養六畜養六畜者必致其用用人如用草

木用草木者時入山林輪轅各得其所居身論道行理則羣

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君之於民其猶居

三者各各得其宜論道通居身所謂皇建其極正

身以正朝廷也不屬上三者論功計勞未嘗失法

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

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故有罪者不怨也

罪得其人故不怨愛賞者無貪心賞不踰等故則列陳之

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賞罰不濫則立功

誣故競本兵之極也為兵之本其極要通強國必

先課吏教士養而用之國強而後兵強故曰本兵

之極管子以內政先軍政如此故首治而後兵由

強治以強兵文議俱次第相承

右四傷百匿

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謂專立意存之

管子卷二 四傷百匿

存意於聚財則彼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工者所以
國之財不能敵也。造軍之器
用者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兵器謂
也存乎選士而士無

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政教軍
中號令存乎服習而服

習無敵。服便也謂
存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

敵。徧知天下謂徧知其地形
存乎明於機數而明

於機數無敵。機者發內而動外為近而成遠不疾
以高有數存焉於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通八

其間故曰機數也。無敵其為兵本末由外入內由粗入精軍志將累

大要已盡始於富國中於治兵事於選將將不神

知以士予敵士器不服練以財予敵財不蓄聚以

兵將予敵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

下。財謂貨財不能蓋天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

不能正天下。二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

下。財雖蓋天下而工與器不能器蓋天下而士不

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

能正天下。教蓋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

習蓋天下而不徧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徧知天下

而不明於機數不能正天下故明於機數者用兵

之勢也。通機數之明中權也。韜鈴也。唯君與將共

之大明于時。小明于計。獨運密藏。而人不敢窺。故

曰。衡庫。衡主。運權庫。主韜藏兵機也。大時小計

不在功。在于用兵之勢。承上言大者時也。小者計

也。王者征伐能立大功者。在於合天。王道非廢也。

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大寶之位。神器也。

者當樂推之。運應天人之正。衡庫者。天子之禮

也。衡者。所以平輕重。庫者。所以藏寶物。不令外知。

用於心。無令長耳目者。所以是故器成。卒選。則士知

勝矣。其精。謂簡。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行而無敵

矣。所愛之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害之。則令

行禁止。是以聖王貴之。貴謂兵。勝一而服百。則天下

畏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立少謂興亡。國雖少。天下

共觀之。故曰觀多。桓公救邢。遷衛。用此術也。或曰觀當為勸。罰有罪。賞有功。則

天下從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春

秋角試。以練精銳。為右。右上也。成器不課。不用不試

不藏。兵器雖成。未經課。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

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電。發之如風雨。莫

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圍。成功立事。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故賢知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

右為兵之數

若夫曲制時舉不失天時。制雖委曲順天而毋墮

地利。通無曠土也。下野不辟地無吏應。或曰山陵

水澤要塞軍旅。思險也。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

數。墮空也。天之所覆空地謂山河陂澤。所以營作而興利者也。必計數其多少之要。然後度材而

用。故凡攻伐之為道也。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

乎境。計未定於內。而兵出乎境。是則戰之自勝。攻

之自毀也。自勝謂自勝於已其敗可知也。是故張軍而不能戰。圍

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實。三者見一焉。則可破

毀也。故不明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故未可加兵。不

明于敵人之情。不可約也。不明敵情未可約士約誓。不明于敵

人之將。不先軍也。不明于敵人之士。不先陣也。是

故以衆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

教卒練士。擊敵眾白徒。白徒謂不練之卒無武藝。故十戰十勝

百戰百勝。故事無備。兵無主。則不蚤知。既無備無主故敵來。

攻不能野不辟地無吏則無蓄積官無常下怨上

而器械不功堅利謂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

則民幸生偷生也故蚤知敵人如獨行蚤知敵人

之敵人望風自退故曰獨行也通入三軍如無人曰獨行有蓄積

則久而不匱器械功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人不

幸。人不幸則勇士勸之故兵也者審於地圖謀十

官地。圖謂敵國險易之形軍之部署十官必日量

蓄積齊勇士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兵主之事也故

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矣行疾如風雨故評

六語造奇工於辭者與七法同體文平而巧行之

風雨飛鳥等亦權家談介介有飛鳥之舉故能不

險山河矣輕捷如飛鳥故有雷電之戰故能獨行

而無敵矣雷電天之威怒有水旱之功故能攻國

救邑謂其功可以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廟育男

女矣猶一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矣謂上下

風雨之行者速也飛鳥之舉者輕也雷電之

戰者士不齊也懼雷電之威水旱之功者野不收

耕不獲也能令彼有水旱故金城之守者用貨財

設耳目也。貨財所以養敢死之士耳目所一體之

治者去音說禁雕俗也。奇說謂譎誑之言不遠道

里故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國

獨行無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

之國故所指必聽。雖有權與之國不顧而恃定宗

廟育男女天下莫之能傷然後可以有國制儀法

出號令莫不嚮應然後可以治民一眾矣。

右選陳

版法第七 選擇政要載之法於版以為常法

經言七

評版法典訓簡邃精言也品貴與形勢相班又

在乘馬之上與他篇體遠世亦遠晚周先秦著

書經言多此體他近於傳矣乘馬叙事此立訓

經志詞事故是兩局

凡將立事。立經國正彼天植。植謂順天道以種風雨

無違。君道不虧則遠近高下各得其嗣。高下猶多

之賦稅因其遠近之別以多少之差三經既飭君

乃有國。三經謂上天植風雨高下也是三通正植

法天無違法時得嗣法地統論政版大凡天其經也地其紀也時其運也總而成制曰三經喜無以賞怒無以殺通張憲建極無過福威賞刑勸之利以誘善董之辟以革邪兩者帝王所不能外也此所謂天植也風雨以神之遠近高下以宜之協其宜民不疑神其權民自遷故總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殺賞之不正喜怒移之也植而不移道在曰曰在固兩列而正君乃有國喜以賞怒以殺怒乃起令乃廢驟令不行民心乃外有外叛也外之有徒

禍乃始牙徒謂黨與也外叛者有黨衆之所忿置

不能圖衆忿難犯故必上通任喜怒民怨而心外

外結徒而背公禍乃牙徒與多而衆忿則不可圖

矣故衆怒難犯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凡人之情靡

有終故廢所惡必計其所窮蜂蠆有毒故必計其所窮和困獸猶鬪其

所終將通此論舉措然而能枉直焉廢之亦以愛

之也故下云兼愛無遺順教鄉風順教鄉風則廢

之所窮復歸于舉矣慶勉敦敬以顯之人有敦敬

也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人之有功則爵貴有名以富貴以勸之

休之賢者有名則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

通即順命萬民鄉風上之敦敏有功名之士必爵

如以則民鄉旦暮利之衆乃勝任旦暮得名之士既

風而從化取人以已成事以質將欲取人必先審已才

將欲成事必先立其準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

用財不可以畜用力不可以苦用財畜則費畜於

不以賞賜則立功之士懈怠用力苦則勞民不足

令乃辱民不足則令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

乃始昌禍昌不寤民乃自圖謀為正法直度罪殺

不赦夫正直之法度罪殺僂必信民畏而懼武威

既明令不再行頓卒怠倦以辱之頓卒猶困苦其

困苦罰罪宥過以懲之殺僂犯禁以振之植固不

動倚邪乃恐言執法必當深植而固守則不可動

可恐倚革邪化令往民移既能正倚化邪歸於正

也移通持法在上脩法在下法用參差民幸亡忌故

植不動而倚邪恐邪革化而民乃移法天合德天

資始無象法無親地之資生衆於日月日月無佐

有私德於四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悅在施有將悅於下在衆在廢

管子管子卷二立三百四

管子管子卷二立三百四

私將欲齊衆召遠在修近修近則遠者至閉禍在除怨除怨則禍塞長在乎任賢任賢則國祚長高安在乎同利與下同利則高安

管子權第二卷終

管子權卷第三

唐司空房玄齡註

明道民朱長春權

幼官第八 幼官圖第九 五輔第十

幼官第八幼始也陳從始輔官齊政之法

經言八

評幼官文奇而語叢冗不可解者名數或別有開文可解者于五方分係政典事權多駁于理未見其于時憲確有合也意撰者萃集附會不

如月令遠矣 其叙法如九宮合變天下奇才
評五圖五方五令按德運行理攝本治身之精
條為國之緒夏正之演呂攬之宗其原出于周
易猶五帝來先後天奉若之道官正之本也其
說要會于法天法道清靜因應故管子列于道
家或有本論惜其事政配屬紛襍不夫合耳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則皇演夜虛守靜道之

樞氣之初孔神中存則導生治形之本駿與天一

子半復初合一歲大候一日小候人物之氣貞極

物事皇大一
言人君能處
虛守靜則必
之人事盛大
也

苞元靜焉作復失守則剝得守則皇天一統五行

之元子夜通一歲之候虛靜物皇時變道不變五

方異而中夜一也言欲候氣聽聲以知吉凶必因
夜虛之時守其安靜以聽候人

物此時人物則皇暇五和通土寄于四季以一調

故吉凶之不妄四合為五和時節土生數五土氣和則
君順時節而布政君服黃色

味甘味聽官聲此土王之時故服黃味甘聽官也
然土雖均三四季而正位在六月

也治和氣土主和故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中央
井也

以保獸通保蟲人為長之火爨獸謂淺毛之
獸虎豹之屬歲
溫濡歲謂包之在心君之所歲行
者溫和濡緩所以助土氣行獸謂禽獸之
屬能為首

趙。按行對
歲而言謂行
於身也下做
此

管子

卷三

二

管子

害者時啟逐之所以養嘉穀也通截內體行外用皆順時節宣之

道也温濡應土潤溽暑之候啟養致弊故納新之

化內滋土培其元膏外滌土助其育養五官各異

獨啟養土與春同春天陽之生夏季地陰之生陽

饒陰之饒者養舒之者養疾從其盛氣也坦氣修

通坦平也平土政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命元土

時所生之物但開通安靜則其形自生通生合陰

陽之理開靜動靜也動靜因時而形生自理五官

皆然土位下為萬物之命復命曰常丹功以歸土

趙。按。當。理。字。為。白。

為還元尊賢授德則帝帝者之臣其實師也故身

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行服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

霸章明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衆生者安置之歛葬其柩

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強有材者爵之有能者祿之計凡付終

通歲之成上計曰付終務本飭末則富凡謂都數

財日月既終付之後人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常謂五常

才能之士備有之士同異分官則安同異之職通之以道畜

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

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之以官治發之

以力威之以誠通中央君位帝王霸等系之主術

王鉄所謂皇建之極春秋禮夏定分秋辨數冬總

凡四方時政各有所屬官司其令是幼官也幼初

也初官立政一舉而上下得終謂初會諸侯上下

九舉說九合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

諸侯之所致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

成謂諸侯自盟要不事於齊至四舉而農佚粟十

三會則諸侯散其成而朝齊四舉而農佚粟十

四會之後徭役減省故五舉而務輕金九五會之

農人佚樂而粟得十全五舉而務輕金九後兵戰

既息事務轉輕而金六舉而絜知事變絜圍也七舉

而外內為用外謂諸侯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

成形九會之後威行海內雖居九本搏大人主之

守也自九本已下管子但舉其目或有數在於他

搏擊強大故八分有職鄉相之守也七官飾勝備

人主守之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

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強動弱必

必通主上下不主強弱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

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之機七強弱之應

八存亡之數九通詳按九本以下即反上九舉所

云舉舉政也上下得終等政之序也首辨分次率

管子卷三 立四百二十二

民然後足國則三四五是也國富而議政政明而

合內外兵強與固而戰勝于是帝形成矣故九本

系君關存亡八分系卿相勝于朝廷也關強弱七

官飾備系將軍治內兵結外援關安危六紀系賢

人非賢才不足審繁事變惟幄謀臣司之得賢昌

失賢亡關盛衰五紀系庶人以上務輕農佚地辟

之守合散成故閑治亂農食人閑尊卑金關貧富

練之以散羣備署備猶曹也凡上之諸數既已精

其名以允數財署數謂國用之通允計之允也兩

署用人理則二政殺僂以聚財或因亡國或因滅

故曰殺僂以聚財也勸勉以選衆通殺僂節其財之流勸勉

開其人之塗不殺無以禁溢盪不勸無以督羣工

使二分具本使上之備署財署分知其事各具其

衆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發善謂行賞此

居圖方中此立時之政管氏別五其春行冬政肅

肅寒也冬氣乘之故也行秋政雷春陽秋陰行夏政閣春

陽夏又陽陽氣乘陽故雷十二地氣發通氣十二日一代政

因之春秋凡八冬夏凡七通一歲三百六十日春

秋候平氣中冬夏候極氣終而始中氣常贏極氣

常短戒春事自此以下陰陽之數日辰之名于時

下且經秦焚書或為煨燼無十二小卯出耕十二

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

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

謂三卯所用事八舉時節木成數八木氣舉君服

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此木王之時故治燥氣春多

旱故治通木潤金燥治燥治濕取順時火陽中陰

水陰中陽治陽治陰取反時春秋刑德合氣之中

也冬夏陰陽爭反而後中也用八數八亦木飲於

青后之井東方以羽獸之火爨羽獸南方朱鳥用

火獸之歲不忍行故所歲者不忍之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

合內空周外春主仁故所歲者不忍之通歲行合

特別氣平而脩通故動靜形生得理內空周外春

生氣內疏達外也強國為圜弱國為屬強國所以

弱國圜通春以陽剛用事故強圜而弱屬動而無

不從靜而無不同強動弱必從舉發以禮時禮必

得強國舉發必當以禮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

日至鄰國和好不基貴賤之位無司此居於圖東

方方外夏行春政風多風行冬政落寒氣肅殺

重則雨電其災重則雨行秋政水秋畢宿十二小

郢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

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

終演夏至生陰陰為小冬至生陽陽為大言暑終

小言寒終大陰陽之分也故與曆異暑先大入小

陰不得離陽也寒則言至不言小一生二二合即

一三暑同事七舉時節大成數七火氣舉君君服

赤色味苦味此大王之時故聽羽聲羽北方聲也

聽徵而聽羽者所以抑盛陽演春秋之聲與月令合冬夏與月

令反月令主聲幼官主聽聲以調樂順天地之正

聽以養生反天地之極天地所以極而復生水火

相救而已治陽氣用七數七亦火飲於赤后之井

南方以毛獸之火爨毛獸西方白虎用西方藏薄

純盛陽之性失在奢縱故行篤厚陽性寬和坦氣

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物形既生自然定府官明

名分而審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

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

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通南方歲之中屬離其政

主辨北方歲之周屬坎其政主總主布周則復始

也秋行夏政葉盛陽氣乘之行春政華少陽氣乘

更生華行冬政耗盛陰肅殺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

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與

十二始節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

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金成數九金氣和君君

眼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此金王之時故治濕氣秋

霖雨水故治濕用九數九亦金成數飲於白后之井西方以介

蟲之火介蟲北方玄武用火歲恭敬歲者恭行搏銳以勁銳搏擊所以順殺氣也坦氣

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間男女之畜內外之畜有

須間之修鄉閭之什伍殺氣方至可以出量委積之

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老少異糧故

信利周而無私申布秋利既令此居於圖西方方

外冬行秋政霧秋多行夏政雷盛陽乘盛行春政

烝泄少陽乘陰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

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

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水成數

行君則順時君服黑色味鹹味此水王之時聽徵

聲不聽羽而聽徵者治陰氣不治則盛陰太過用

六數六亦水成數飲於黑后之井北方以鱗獸之火襲

鱗獸東方青龍用東方之火曰鱗獸之火通變養生故火皆用其生歲

慈厚君人者好生惡殺故於刑殺之行薄純冬物

故行省通冬夏歲行兩反陰陽之交也坦氣修通

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修冬行刑之時教行於

鈔鈔未也冬為四時動靜不記行止無量記動靜

量戒審四時以別息息生也四時生物各異出入

以兩易出入既異又並令明養生以解固固謂護

既須養則物不通通于復坎則知異出入解固之

道審取于以總之又恐所養過時故審取一會諸

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母有一日之師役玄帝北方

初會命諸侯不使非時出師故令曰若非玄帝有

命之時毋得有一日之師役一日尚不可况多乎

通九會相次從叙北方歲終之政也月令飭國典

來歲之宜故舉九令詳申之再會諸侯令曰養孤

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

取五分 評百取五。白圭二十一之說。輕之于堯舜之

道也。當時何以脩內政。億九合。共同盟。意虛言耶。

如曰。筦煮海。輕重賦。不藉于農。又必設法。以上為

市。則一國之小。其厲甚于漢武之鹽鐵。遠矣。且諸

不帶海之國。何以令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

之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

數。借同也。稱斤兩。藪澤以時禁發之。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獮

祭魚。然後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

常所祭常所食。各有時物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

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玄官主禮也。請四輔。四

即三公四輔也。將以禮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

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官處謂處官也。處官

之莠。命而流。放焉。莠命者。謂穢亂教命。若莠之穢苗也。八會諸侯。令曰。立四

義。而毋議者。尚之于玄官。聽于三公。四義者。謂無

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諸侯能順命。而無異議者。則尚之于天子。玄官聽三公之錫命。尚上也。通

冬時之終。四義四時令之行。合義也。官四體亦是

四官。四岳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

管子卷三

趙。按謂大命諸侯出常來朝會之命即下文是

所有為幣為幣九會大命焉通以上申命以下習

命受變等應出常至謂上九會既出大令故天下

之數遠近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

習命因朝而二年。三卿使四輔諸侯三卿使天子

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習所受命

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

因會而至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十年

重適入。正禮義重適謂承重也適五年大夫請受

變請所變更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道路既遠

置大夫以為廷安其遠國大夫則為置廷通廷安

塞上之官如漢都護取安邊廷也入共受命焉共

國所有此居於圖北方方外通上五圖治內政

典也下五圖治外軍略也政以皇極為主兵以中

權為鈐四方之政奉於帝德四部之將制于中行

故圖中言神不及事圖外言事則有司存必得文

威武官習勝之善勝敵者必得文德之威武藝之

務時因勝之時是也務是因修不通時因因時列

事下時分以時施舍終無方勝之從始至終計幾

管子權卷三

幾察也行義勝之。庶幾行義者可以勝理名實勝之。整理名

妄可以得勝急時分勝之。者敗敵所得之物應受分通九

分子急時毋緩不必敵物事察伐勝之。之伐功行賞

有功不令無功者行備具勝之。行師用兵必備其

妄受可以得勝原無象勝之。奇計若神無本定獨威勝。用師之

獨威者勝定計財勝。計謀財用先定聞知勝。能審定者

勝定選士勝。精選士卒能定制祿勝。制祿與有功

定方用勝。異方所用各有不定綸理勝。能審定者

勝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所依奇策能定

實虛勝。定盛衰勝。通其靜如山為將先治心故皆

定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發舉兵機誠得其用利

至誠則敵不校。用兵便利又校也明名章實則士

死節。明忠義之名章功勞之奇舉發不意則士歡

用。奇謀之舉發彼不交物貿易因方則器械備。交

之物因方之有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因彼所能所

則所求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執所營之務明所為

備具無常無方應也。其所備具無有常聽於鈔故

能聞未極。鈔深遠故能聞於極理通聽於鈔以下皆

言將心兵機微乎神矣此在師律之上以無律用

律也雖然可言不可言言非微矣况其神視於新

故能見未形未形者新事將起所視思於濬故能

知未始未始者事之深故知未始發於驚故能至無量

發舉可驚故敵不能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寶舉動而輸實也

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其所建立皆用深謀

成教守則不遠道里器用完成教令堅守故欲

審教施則不險山河號令審悉教命施行則赴湯

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德博而一行純而固則

蘭誰能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慎號令審旗章則

敵之後而相通曠日持久兵老城下待也權與明必勝

則慈者勇權謀明略必能勝敵則慈器無方則愚

者智器用無方應卒必備則愚攻不守則拙者巧

我攻既妙彼不能守則拙數也數也當為向動慎

十號兵既數動必慎十號九明審九章飾習十器

善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軍之主

有常軍之計求天下之精材精材可以為論百工

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

稱材其稱材謂材稱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

圖方中此中國之副也通中國中軍也大將居之旗物尚

青木用事兵尚矛象春物刑則交寒害鈇其行刑

初且夜盡之交其時尚寒主春人不得器成不守

已而行刑故離害而鈇禁鈇或為鈇器成不守

器用既成則敵經不知法敵不能知也教習不著

不能圍守也經不知法敵不能知也教習不著

我之教習敵不發不意其所舉發經不知故莫之

能著著猶明著發不意其所舉發經不知故莫之

能圍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

害莫之能害故必勝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九日

而游兵驚軍四機即上不守不障塞不審不過八

知不著不意也障塞不審不過八

日而外賊得間障塞者所以由守不慎不過七日

而內有讒謀由守所由守者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

盜者起詭禁所以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

敵死亡者不享食鬼神通不恤死無以勸生者之

死故不脩厲祀以恤財而軍亡財乃在敵此居於

圖東方方外此東圖通左肱右掖前矛後勁青龍

白虎朱雀玄武兵法陣法不外于此左前主進取

勝敵右後主厚集持守一陽節一陰節通于陰陽

則知其所居矣旗物尚赤火用事兵尚戟象夏物

刑則燒交疆郊其用刑則於疆必明其一一謂號

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

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

民則國危至善不戰其用兵之善者其次一之其次

雖戰而大勝者積衆積衆然後勝無非義者焉積

衆勝至焉為句可以為大勝所以勝皆大義大勝

無不勝也通無不勝一戎而有天下也故曰次一

之此居於圖南方方外此南圖之副也旗物尚白金用事

兵尚劍象金性利也刑則紹昧斷絕其用刑則繼畫之

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

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數則衆強不能圖不

可數則為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兩者謂道德也動靜有功

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

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謂同偕習以悉

也悉盡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外此西圖之副也旗

物尚黑水用事兵尚脅盾象時物之閉盾或署刑

則游仰灌流其用刑乃游縱之所使仰察數而知

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

廟育男女宗廟存則男女育也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

法儀出號令擇才授官至善之為兵也非地是求

也罰人是君也至善之兵不求其地所以君可通

不仁之君毒人為入而罰其君非富天下也立義

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

焚海內既獲敵人之國順而守之然後修其法民

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利除害立為

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既九會之後天子加命立

相距六千里大人謂天子三公四輔也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

國君謂天下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謂郊

地神祇使之合德則四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

難緩急之事皆計定則二者之危無所難明於器

械之利則涉難而不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

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

務則功得而無害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

謂不慎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

方方外此北圖通兵法陰陽之義也陽節制人陰

節自制制為不可勝而待人能勝故東南言決勝

趙。按別本說緩急之事已有定計雖危其可危終無所難也

西北言守勝合後合于中軍之後也與前矛兩翼
異故言多善尾之務為中堅之輔

幼官圖第九

西方本圖 東方本圖 中方本圖 南方本圖
西方副圖 東方副圖 中方副圖 南方副圖
北方本圖 北方副圖

經言九

若因處虛守靜。人物則皇。五和時節。君服黃色。味
甘。味聽官聲。治和氣。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以保
獸之火。慶歲溫濡。行毆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
生理。常至命。尊賢授德。則帝身仁行義。服忠用信。

則王。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定。生處死。謹賢修
伍。則衆。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強。計凡付終。務本
飾末。則富。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同異分官。則
安。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
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
之以言。發之以力。威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再
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四舉而農佚粟
十。五舉而務輕。金九。六舉而絜知事變。七舉而內
外為用。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本

博大人主之守也。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十官飾
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
不解。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治亂
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
危之機。七強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練之以散羣。
備署。凡數財。署殺。僇以聚財。勸勉以選衆。使二分
具本。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此居圖方中。

右中方本圖

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務。時因勝之終。無方勝之。

幾行義勝也。理名實勝之。急時分勝之事。察伐勝
之行。備具勝之。原無象勝之本。定獨威勝。定計財
勝。定知聞勝。定選士勝。定制祿勝。定方用勝。定綸
理勝。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定實虛勝。定
盛衰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用利至誠。則敵不校。
明名章實。則士死節。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交物
因方。則械噐備。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執務明本。則
士不偷備。具無常無方。應也。聽於鈔。故能聞無極。
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濬。故能知未始。發於驚。

故能至無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實。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器無方。則愚者智。攻不守。則拙者巧。數也。動慎十號。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方中。

右中方副圖

春行冬政。肅行秋政。雷行夏政。則閤。十二地氣發。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閤。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八舉時節。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治燥氣。用八數。飲於青后之井。以羽獸之火。爨歲。不忍行。毆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強國為圈。弱國為屬。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舉發以禮。時禮必得。和好不基。

貴賤無司。事變日至。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右東方本圖

旗物尚青。兵尚矛。刑則交。寒害鈇。器成不守。經不知教。習不著。發不意。經不知。故莫之能圍。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圍。故必勝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間。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死亾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此居於圖東

方方外。

右東方副圖

夏行春政。風行冬政。落重則雨。電行秋政。水。十二小。郢。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三。暑。同。事。七。舉。時。節。君。服。赤。色。味。苦。味。聰。羽。聲。治。陽。氣。用。七。數。飲。於。赤。后。之。井。以。毛。獸。之。火。麋。歲。薄。純。行。薦。厚。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

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右南方本圖

旗物尚赤。兵尚戟。刑則燒交疆郊。必明其一。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危國。至善不戰。其次一之大勝者。積衆勝而無非義者焉。可以為大勝。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右南方副圖

秋行夏政。葉行春政。華行冬政。耗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予十二始前節。第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治濕氣。用九數。飲於白后之井。以介蟲之火。爨藏恭敬。行搏銳。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問男女之畜。修鄉里之什伍。量委積之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信利害而無私。

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右西方本圖

旗物尚白。兵尚劔。刑則紹昧斷絕。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為詐不取。鄉兩者備施。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借借。習以悉。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右西方副圖

冬行秋政。霧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泄。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君服黑色。味鹹。味聽徵聲。治陰氣。用六數。飲於黑后之井。以鱗獸之火。爨。歲慈厚。行薄純。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修。教行於鈔。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戒審四時。以別息異。出入以兩易。明養生以解固。審取與以總之。一會諸侯。

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毋征藪澤。以時禁發之。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請四輔。將以祀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無議者。尚之于玄官。聽於三公。九會諸

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為幣。九會大令。焉出常至。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二年。三卿使四輔。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七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變。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為延安。八共受命焉。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右北方本圖

管子地員篇
旗物尚黑。兵尚脅盾。刑則游仰。灌流察數而知治。審噐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至善之為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為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明於噐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也。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慎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右北方副圖

五輔第十

謂六興七體八經五務三度此五者可以輔弼國政也

外言一

⑤五輔脩條大榦廣川衍隰之文與權修是一家手小湯更靡先秦多如此此與荀子體亦相

類苟稍加刻飾。徒以民知未知。五疇法如兒學語。彌見優孟。○大較外言。以下質鼎過半。其文雁隄。即體之。古近文之精疎。義之瑜類。居然可辨。多著書者。託為重言。或別有世本。采入務借。行以侈其富。吾所信仲經言。其他武成之策而已。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不得於人而能功名流後世者。則未嘗聞。暴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

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不失於人而能使失國覆宗者。亦未嘗聞。

今有土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

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言諸侯欲大利。則王天下欲小利。則

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霸諸侯也。

死而國亡。既不務得人。故必致禍。故曰。人不可不

務也。當務得此天下之極也。曰。然則得人之道。莫

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善為政者。田

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閒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

止。倉廩實而囹圄空。賢人進而姦民退。其君子上

中正而下諂諛。其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利。賤苟得之利也

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惡費用於食

農故財用足而飲食薪菜饒。省費用則是故上必寬裕

而有解舍。解舍也下必聽從而疾怨。上下和同

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是以一戰

而正諸侯。不能為政者。田疇荒而國邑虛。朝廷兇

小人競進故克而官府亂。小人用公法廢而私曲行倉廩

虛而囹圄實。賢人退而姦民進。其君子上諂諛而

下中正。其士民貴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

而惡耕農。於是財用匱而食飲薪菜乏。上彌殘苟

居上位者小人而無解舍。下愈覆轆。伏匿悖戾而

不聽從。覆察也。驚疑也。上既賊苟而不上下交引

而不和同。上引下以御下引上以恩故處不安

而動不威。戰不勝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

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以此觀之。則政不可不慎

也。德有六興。義有七體。禮有八經。法有五務。權有

三度。所謂六興者何。曰辟田疇。利壇宅。壇堂修樹

藝。勸士民。勉稼穡。修牆屋。此謂厚其生。上六者可

以厚養其

也。生發伏利。利人之事積久隱輸帶積。帶貯也修道途。

便關市。謂所置關市皆令要便也慎將宿。將送貨財必慎止宿此謂輸之

以財。上五者皆生財之術故導水潦利陂溝決潘

渚。潘溢也渚潘音翻潰泥滯。泥塗為滯者亦通

鬱閉。鬱閉亦謂川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上之六

遺利薄徵歛輕征賦施刑罰赦罪宥小過此謂

寬其政。上之五者所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

病弔禍喪此謂匡其急。上之五者所衣凍寒食飢

自匡貧窶賑罷露。疾憊裸露者資乏絕此謂賑其

窮。上之五者所以凡此六者德之興也。六者既布

則民之所欲無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後聽

上。聽上然後政可善為也。故曰德不可不興也。曰

民知德矣。而未知義然後明行以導之義。行即義

有七體七體者何。曰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

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比合也行既中

整齊樽誦以辟刑僇。樽節也言自織畜省用以備

飢饉。織細也畜悒也既細敦悒純固以備禍亂。悒

也音莫和協輯睦以備寇戎。凡此七者義之體也。

夫民必知義然後中正。中正然後和調。和調乃能處安。處安然後動威。動威乃可以戰勝而守固。故曰：義不可不行也。曰：民知義矣。而未知禮。然後飾八經以導之。禮所謂八經者何？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者，禮之經也。故上下無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幼無等，則倍。倍也。失其節制也。貧富無度，則失。失其節制也。上下亂，貴賤爭，長幼倍，貧富失，而國不亂者，未之嘗聞也。是故聖正飭此八禮以導其民。八者各得其義，則為人君者中正而

無私為人臣者忠信，而不黨為人父者慈惠，以教為人子者孝悌，以肅為人兄者寬裕，以誨為人弟者比順，以敬比為人夫者敦懷，以固為人妻者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殺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曰：民知禮矣。而未知務，然後布法以任力，任

力有五務五務者何。曰君擇臣而任官。大夫任官

辨事。辨明也。能明所任之事也。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材。材謂

藝能士既修身必於藝能有功也。庶人耕農樹藝。君擇臣而任官

則事不煩亂。大夫任官辨事。則舉措時。官長任事

守職。則動作和。士修身功材。則賢良發。庶人耕農

樹藝。則財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務也。夫民必

知務。然後心一。心一。然後意專。心一而意專。然後

功足觀也。故曰力不可不務也。曰民知務矣。而未

知權。然後考三度以動之。所謂三度者何。曰上度

之天祥。下度之地冨。中度之人順。此所謂三度。故

曰。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冨。則有飢饉。人道

不順。則有禍亂。此三者之來也。政召之。曰審時以

舉事。時則天祥。地冨。人順。之以事動民。事成則以

民動國。國可動以國動天下。國強則天天下動。然

後功名可成也。故民必知權。然後舉錯得。權謂能

舉錯得。則民和輯。民和輯。則功名立矣。故曰權不

可不度也。故曰五經既布。然後逐姦民。詰詐偽。屏

讒慝。而毋聽淫辭。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樹

為淫辭。作為淫巧。以上諂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國
動眾以害民務者。其刑死流。大罪死故曰凡人君
之所以內失百姓。外失諸侯。兵挫而地削。名卑而
國虧。社稷滅覆。身體危殆。非生於諂淫者。未之嘗
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
之所好。諂心。心之所好。傷民。民傷而身不危者。未
之嘗聞也。曰。實墮。虛墾。田疇。修牆屋。則國家富。節
飲食。擗衣服。則財用足。舉賢良。務功勞。布德惠。則
賢人進。逐姦人。詰詐偽。去讒慝。則姦人止。修飢饉

救災害。賜罷露。則國家定。明王之務在於強本事。

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本事謂農桑也。無用謂末作也。論賢人。用

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稅歛。無苟於民。謂無苟於民待以

忠愛。而民可使親。三者霸王之事也。事有本。而仁

義其要也。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以備用者。其悅

在玩好。君悅玩好。則民務末作。故備用不足。農以勞矣。而天下飢者

其悅在珍恠。方丈陳於前。方丈陳前。則役用廣。而女

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悅在文繡。君悅文繡。則女工傷成。天下寒

是故博帶。梨。梨博帶。以就大袂。列。以從小。文繡。染

染文繡刻鏤削削刻鏤雕琢采采雕琢關幾而不

為絲色征征幾察也但使察非市壓而不稅但籍知其數不

免古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為玩好是故無用之

物守法者不失或為無用物守法者必得而誅之不使漏失也

管子權卷第四

唐司空房玄齡註

明道民朱長春權

宙合第十一 樞言第十二

宙合第十一古往今來曰宙也所陳之道既通往古又合來今無不苞羅也

外言二

①評先立經為經後解作傳結體奇造語更奇有

意故為之如漢武通天望仙金莖柏梁窮奇材

極巧工望之雲構天成要終與三山五城自別

乃南華深遠矣。僂哉！此營營耶！幻幻耶！人耶！鬼耶。上春秋下秦漢絕不見此文字奇觀古物。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第一舉目懷繩與准鈎多備規軸

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第二舉目春采生秋采藏夏

處陰冬處陽第三舉目大賢之德長第三目止此明乃

括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第四舉目毒而無怒怨

而無言欲而無謀第五舉目大揆度儀若覺卧若晦明

若教之在堯也第六舉目毋訪于佞毋蓄于諂毋育于

凶毋監于讒不正廣其荒第六舉目不用其區區鳥飛

准繩第八舉目護火縣反充末衡易政利民第九舉目毋犯其

凶毋通其求而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第十

舉可淺可深可浮可沈可曲可直可言可默第十

目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可正而視定而

履深而迹第十二舉目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桴

宅耕丁歷反擿丁用反則擊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

橐天地第十三舉目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此言君臣之

分也左陽君道右陰臣道通天秉陽積氣地秉陰

積形五音主氣屬陽五味出形屬陰君天道也臣

趙十一舉
目當在人不
一事下

趙十二舉
目當在則擊
下

地道也君出令佚故立于左君但出令故曰佚而右為用事故左佚而

右臣任力勞故立于右故曰勞夫五音不同聲

而能調此言君之所出令無妄也五音雖有不同樂師盡能調之

喻百度雖各有別君則無妄而無所不順順而令行政

成君出令皆順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

任力無妄也五味宰夫能之和之百職而無所不得

得而力務財多臣能任職得宜故君出令正其國

而無齊其欲其欲既異常隨一其愛而無獨與是

王臣其愛宜一率土周之無所獨與則是愛不一毋獨與是也王施而無私則海

內來賓矣臣任力同其忠而無爭其利不失其事

而無有其名分敬而無妬則夫婦和勉矣漢甚哉

名利之熏人毒也熏不其有而欲有有不其爭而

必爭爭不其妬而入妬至妬而黨樹戎興兵鬪于

朝堂而禍流于國矣向之任力忠事未嘗不始于

善而歸之大不善也竟亦何有哉後世無能臣以

妬臣唐虞無妬臣故盡能臣善乎曰夫婦和勉魚

貫蠡斯之賢士也而女不若乎同心在臭視國如

家吾且樊姬乃能為傳說故曰五味不同物而能

和君失音則風律必流流謂流則亂敗臣離味則

百姓不養臣離味百姓職曠故百姓不養也評語至風流生養始於

君臣有當於音味有辨文家奇而合于正用此此

經緯之法百姓不養則眾散君臣各能其分則

國寧矣故名之曰不德通上德不德君臣音味凡

以調天下吾何有焉故曰無獨與無私無爭無有

不德也不德有德有德幾何矣天下之患禍君

臣之敗皆出于自德懷繩與准鉤多備規軸減溜

大成是唯時德之節夫繩扶撥以為正准壞險以

為平准必壞舊高峻鉤入枉而出直工人用鉤則

此言聖君賢佐之制舉也言制以舉賢博而不失

因以備能而無遺所舉既博則枉直咸盡故無所

所長故能備之通制舉總承即下章道明法民興善也興

善則撥為正險為平枉出直于是博不失而能無

遺矣是以禹立三年天下盡仁國猶是國也民猶

是民也桀紂以亂亡湯武以治昌湯之國人亦桀

人亦紂之國人桀紂以之亡亂章道以教明法以

期民之興善也如此湯武之功是也湯武之昌教

化明也人之

興善亦多備規軸者成軸也。規者正圓器軸者轉

備方主嚴剛圓主柔和今用規者欲施恩引物也。通成軸猶成憲備成法

以善理如備成器以裕用減溜大成環畢備得取

畜待於此故曰物至而對形曲均存矣其要筭於

時德合符夫成軸之多也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

也不塞。究窮也大軸用大處小用小猶迹求履之

憲也。迹者履之所出善者息之所生憲法也擬迹

也夫焉有不適善。無以思驅善故適善備也僂也是

以無之。僂人君善既備順何所之哉則求者無不

善也通僂者人之遷化也既備周而遷化常而變變

而通通而復常矣乏故諭教者取辟焉。辟法也取

天消陽無計量地化生無法崖。消古育字天以陽

不可計量地以陰氣化萬物物之生化所謂是而

無非非而無是。亦既行息又須順物當順而非之

也是非有必交來苟信是以有不可先規之。是非

必使二者俱來得以驗之是既信之有必有不可

識慮之然將卒而不戒。不可識謂其非謀隱伏意

有以防慮之如其事將終即必通是非先定交而

必信此規軸之憲適而備也如有不先規必有不

識慮猶無軸而駕于途不戒而行行必躓必覆矣

故曰將卒而不戒故無規不可以暮士無備不足

以應卒至于應卒而備也僂也無乏矣故聖人博

聞多見畜道以待物以道待物物至而對形曲

均存矣對配也物至矣以多少之思配大小之減

盡也溜發也言徧環畢莫不備得故曰減溜大成

減溜盡發君既均施以息故物盡發於善亦既

盡善君教不偏減順圓圓之周無不備得也曰成軸曰迹憲曰適善曰諭教曰清化曰備得善

哉王政之敬敷乎良帥不良直使枉直治道固民

之準繩未有越焉者故曰聖君賢佐之制舉也一

條通屬興教成功之術必有巨獲巨大也功大成大獲必周

於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故曰

是唯時德之節德既周時又審二者遇會若合符契則何功而不成也春采

生秋采菘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

誣信淫弋淫反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評以下文采

瑰奇陸離春秋之質古戰國之標會合體雜流稷

下來希見此文字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古之士

有意而不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歲之也。有

濟世時亂，言陰愁而歲之。故賢人之處亂世也。知

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俾免。

之也。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於

寒風之蓄矣。夏不就清，冬不就溫，更以寒暑致災

謹何榮之。非為畏死而不忠也。賢人之避亂世，豈

徒死也。夫強言以為僂，而功澤不加。時非所言

既刑，僂矣。何進傷為人君嚴之義。君因此益加其

嚴酷。通君殺諫臣，則嚴過臣死，諫則害生，上下傷

不利，彌甚。退害為人臣者之生。臣因此轉更偷生

也。其為不利，彌甚。嚴酷臣亦偷生，不利彌甚也。故

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通隱居，獨善，好學

不勌，以待清明。賢者雖復退身，終不舍其端操，不

世清明，候風也。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以

為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長。

可大則賢明，乃哲哲，乃明奮，乃明哲，乃大行。此

言擢美主盛，自奮也。以琅湯。琅音浪，湯音湯。凌，轢，人，人之

敗也。常自此是故，聖人著之簡策，傳以告後進。曰

奮盛。盛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故有道者不

平其稱，不滿其量，不依其樂，不致其度。有道者則

以不平稱，滿量依樂，致度者所以晦其明。爵尊則肅士，祿豐則務施功。

大而不伐，業明而不矜，夫名實之相怨久矣。是故

絕而無交。有名有實必為人怨，其來久所以絕。四鄰之好杜賓客之交，惡其名實之聞也。

惠者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故安而無憂。名實不可

兩守故但存其一怨從此。演名者實之賓也，賓主而息所以安然而無憂也。

內外不相能，故貪狗財，烈狗名，從其相為，則不相

怨，相怨則絕，相交如畫之與夜，寒之與暑，陰之與

陽，孰得而兩守之哉？兩守之計，生于大奸，雄偽君

子欲用其惠，知欺天下以攘兩利而不自知，大盜

之久為邏者迹也。以惠而成不惠者也。自謂榮辱

及之，自謂巧拙，失之，自謂安危，蹈之，唯大惠能取

一，唯取一能安，無憂毒而無怒。此言止忿，速濟沒

法也。毒者陰為賊害，從而怒之，彼知所以行毒，怨恨續赴其行毒之法，沒而不用，今不為怒

者所以止此忿，通怨毒于人甚矣哉。舉世沒而不速濟，斷沒法也。

出，匿友亦沒也。唯無怒一言為大海津，梁津梁濟

沒法也。怨而無言，言不可不慎也。言不周密，反傷

其身

言怨怒但可藏之在心不言之口故曰欲而

無謀言謀不可以泄謀泄蓄極

既欲其事方始圖

災必至故曰災極

夫行忿速遂沒法賊發言輕謀泄蓄必

及於身故曰毒而無怒然而無言欲而無謀大揆

度儀若覺臥若晦明

言人君材質雖不慧但大揆

而卧若從晦而視

言淵色以自詰也靜默以審慮

依賢可用也

君有所未晤當淵寂其色以自窮詰

以問之故其

仁良既明通於可不利害之理循發

蒙也

問於仁良其事既明見利害之理故曰若覺

臥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

敖堯子丹朱慢而不恭

下材但以聖人在上賢人在下位勤而履規矩常

自禮法竟以改邪為明故賓虞朝讓德羣后書曰

無若丹母訪于佞言母用佞人也用佞人則私多

行母蓄于諂言母聽諂聽諂則欺上母育于凶言

母使暴使暴則傷民母監于讒言母聽讒聽讒則

失士夫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

義失正也夫為君上者既失其義正而倚以為名

譽為臣者不忠而邪以趨爵祿亂俗敗世以偷安

懷樂雖廣其威可損也故曰不正廣其荒是以古

之人阻其路塞其遂守而物修故著之簡筴傳以
 告後世人曰其為怨也深是以威盡焉不用其區
 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故曰虛也凡堅解而不動
 階隄而不行其於時必失失則廢而不濟失植之
 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所賢美
 於聖人者以其與變隨化也淵泉而不盡微約而
 流施是以德之流潤澤均加于萬物故曰聖人參
 于天地鳥飛准繩此言大人之義也鳥飛准繩曲
之義權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
而合道

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

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為鳥起于北。意南而至于

南。起于南。意北而至于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為

傷。鳥意將集南北亦隨山谷而曲飛苟遂南北之

傷大意不以曲飛小缺為傷聖人行權亦猶是也

准繩故聖人美而著之。美飛鳥之事曰千里之路

不可扶以繩。繩直千里萬室之都不可平以准。平

萬家居必塞也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

守常違變故為上者之論其下也。議欲不可以失

此術也。此術權道。謏火縣反。言心也。心欲忠末衡言

耳目也。耳目欲端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聽聽必

順聞聞審謂之聰。耳之所聞既順且審故謂之聰。目司視視必順

見見察謂之明。目之順視曰明。心司慮慮必順言言得謂

之知。且心之所慮既順且智。聰明以知則博博而不昏所

以易治也。政也。聰也明也智也三者既博故事無過舉乃得中可制禮除樂易先古

政易民利利乃勸勸則告。民既勸勉故可。聽不

順不審不聰不審不聰則繆視不察不明不察不

明則過慮不得不知不得不知則昏繆過以昏則

憂憂則所以伎苛。通。諺過昏憂焦思慮煩聰明而

不恢則才技反妄為虐曰伎苛伎苛所以險政政

險民害害乃怨怨則凶故曰謏充末衡言易政利

民也毋犯其凶言中正以蓄慎也毋適其求言上

之敗常貪於金玉馬女而吝愛於粟米貨財也厚

藉斂于百姓則萬民懟怨遠其憂言上之亾其國

也常適其樂立優美而外淫于馳騁田獵內縱于

美色淫聲下乃解怠惰失百吏皆失其端則煩亂

以亾其國家矣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此言尊高

管子權 卷四 中四百卅

滿大而好矜人以麗主盛處賢而自予雄也。言君主豪

盛處已以賢自許以為英雄予許也故盛必失而雄必敗夫上既主

盛處賢以操士民國家煩亂萬民心怨此其必凶

也猶自萬仞之山播而入深淵其死而不振也必

故曰毋適其求而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

也可淺可深可沈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

指意要功之謂也。凡此淺深曲直諸事皆可詳之

功天不一時春夏秋冬各有其時地不一利五土十地各有其利人不一事士農工商各有其事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

得不殊天時地利猶有不一況於人之所著方明

者察于事故不官官主也于物而苟通于道方謂法術言法

術通明之士察於天地知不可專一故道也者通

云不主一物功用無方苟通於道也

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諸物由道而生是故辯于一

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曲說而不可以廣

舉言寡能之人但辯一言察一理攻一事如聖人此者唯可以示一曲之說未足以廣苞也聖人

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為之治而計其意知

言不可兼羣言故博為理眾言而知事之不可兼

也故名為之說而況其功又知一事不足以兼眾

之說又恐未明其功。故比况而曉告之。歲有春夏秋冬夏。月有上下中

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星半隱也辰序各有其

司。通月令旦中昏中曰昏辰半星辰序各司是星

紀十二司十二月也。故曰天不一時。此以上各舉

星辰序言其星辰晝隱夜出常山陵岑巖淵泉閔

流泉踰瀼而不盡。瀼湊漏也薄承瀼而不滿。評此時

輒有賦語其騷人後之筆耶。泉逾而前瀼隨而後

小既停薄隨至而泄也高下肥磽物有所宜。故曰

地不一利。此以上略言也鄉有俗國有法。食飲不同

味衣服異采。世用器械規矩繩准稱量數度。品有

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以上舉人此各事之儀其

詳不可盡也。此天地人三者之儀也可正而視言

察美惡審別良苦。不可以不審。操分不雜。故政治

不悔定而履。言處其位。行其路。為其事。則民守其

職而不亂。故葆統而好終。深而迹。言明墨章書道

德有常。則後世人人修理而不迷。故名聲不息。夫

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桴。桴當撞擋則擊。險易

泰夫天地否泰應德而至猶言苟有唱之。必有和

之。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

和唱則擊也。小則小和大則大。和故曰

和擊而不差。應擊為響。象天地應德為否泰也。

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惡。

聲美。

物曲則影曲。聲惡則響惡。亦況天道福善禍淫。隨事而至也。

是以聖人明

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

惡聲往則惡響來。猶積善餘慶。積惡餘殃。

故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天地萬物之橐也。

君子知善

惡必報。繩繩戒慎。先天地以類善。天地萬物從而應之。則善在先。應在後。如橐之成物也。故曰天地

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

宙合之道。教以先天。地行善。故橐天地也。

通萬物

皆天地覆載之中。宙合之道。又苞天地之外。天地

直。

子餘反。

萬物故曰萬物之橐。

直。裹萬物在天地宙之中。故為橐也。

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外出於四

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為一裹。

宙合廣積善以通天地。上入地下。包絡天地。

為一。散之。至于無間。不可名而山。

宙合之。裹故散。其終上能無倫。

觀猶不可得其名。若山然也。

通山以止解時好奇如此。是大之

無外。小之無內。故曰有橐天地。其義不傳。

苟非其道。不

虛行。故其義不可妄傳也。一典品之不極。一薄然而典品無治

也。典常也。宙合之道。專一而能常行。則不有窮。若乃輕薄不能崇重。則此道或幾乎息矣。常品之

重。不能多。內則富。時出則當。通溥博。淵泉而時出

之。而聖人之道。貴富以當。奚謂當本乎無妄之治。

運乎無方之事應變不失之謂當變無不至無有

應當句本錯不敢忿當謂行賞以當功當功所以

故雖不用物不敢忿怒也錯而不用者則以變不至也

當非應之當所以應當也本也流潔本于原澄響

善本于聲平論曰君子務本本錯而無不至之變

無以應則棘棘而求蔭還矩而求方冥行而求直

前之也反本之不暇冥于忿忿者不足以合一人

反而正本足合宇宙故言而名之曰宙合尋古貴

名名曰宙合也

樞言第十二樞者居中以運外動而不窮者也言

若樞故曰樞言

外言三

談主本詳于運術又法家強附于道耶多美言

可市然楮葉也尚不如飛鳶心計小夫非大豪

處士之言與故先列管子下列樞言明乎有本

演樞言愛利益安元亨利貞四德也道原出於

天一而四矣事天莫若嗇故首愛嗇乃通通乃

實實乃久久安則天神矣道元即治元也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日者萬物由之以顯功莫大焉

故謂之其在人者心也。由心者萬物由之以斷云為莫大焉故

謂之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日與

生成為功而生成以氣為主此有名則治無名則

亂治者以其名。物既生成須立法以治之在於名

實則樞言曰愛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四

從道而生故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審

所先後先民與地則得矣。民者君之地君者民

所不先貴與驕則失矣。貴而不已則驕驕而不已

失矣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後人主不可以不慎

貴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貴在舉賢慎

民在置官慎富在務地故人主之卑尊輕重在此

三者不可不慎。慎三則尊以重國有寶有器有用

城郭險阻蓄藏寶也。城郭完險阻修則寇盜息聖

智器也。聖無不通智無遺策二珠玉末用也。珠玉

不可食寒不可衣費多先王重其寶器而輕其末

用故能為天下生而不死者二。謂寶立而不立者

管子卷之六 四十六

四。人君雖欲自立而重珠玉則不令得立者四謂喜怒哀惡欲通喜怒哀樂生于

陰陽由二生四也。人含陰陽以生離則死四情用

而不用故曰立而不立賢者寶之喜也者怒也者

惡也者欲也者天下之敗也。而賢者寶之為善者

非善也。非善此珠玉也故善無以為也。通天下皆知善之

為善斯惡矣。上德為之而無以為故先王貴善。貴善

蓄王主積于民。無不霸王積于將戰士。卒奮衰主

積于貴人。益其驕亡主積于婦女珠玉。速其亡也故先王

慎其所積疾之疾之萬物之師也。為之為之萬物

之時也。強之強之萬物之指也。凡國有三制有制

人者有為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

者。何以知其然。德盛義尊而不好加名於人。加名于人

者人亦人眾兵強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患難于人

亦患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國後。謙受通後起者

勝如此者制人者也。在人上德不盛義不尊而好

加名于人。人不眾兵不强而好以其國造難生患

恃與國幸名利。言恃黨與之國又不為如此者人

之所制也。陵人者人反陵之息侯伐鄭之比。人進亦進人退亦退

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胥常視也

與之俱進也如此者不能制人亦不能制也愛人

甚而不能利也愛甚不利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憎甚

不害生故先王貴當愛必利貴周則周也周者

不出于口不見于色一龍一蛇為一則為龍一則為蛇

日五化之謂周行歲五變故先王不以一過二以衆

少喻多通一龍一蛇一日五化周應而無窮故無

過二一以貫之也不化則一者過過之時即二矣

不遠復不貳過義政如是。一日五化五行之運

化而相生終而復始則五復歸于一一乃能化五

一日而五序周天道人道君道也先王不獨舉不

擅功獨舉擅功先王不約束未結紐約束則解有束

故可得結紐約絕有紐約故可故親不在約束結紐約

相親從先王不貨交貨交則人不列地列地則人

以為天下天下不可改也親疎向背是其而可以

鞭箠使也威之則無思不服時也利也出為之

也先王有所出為必上餘目不明餘耳不聰苟非

雖目視有餘不用其聰也是以能繼天子之容天子

管子卷四

時利官職亦然。亦時利也時者得天。義者得人。義即利也既

時且義。故能得天與人。先王不以勇猛為邊竟。則

邊竟安。邊竟安。則鄰國親。鄰國親。則舉當矣。人故

相憎也。人之心悍。故為之法。法出于禮。禮出于治。

治禮道也。萬物待治。禮而後定。凡萬物陰陽兩生。

而參視先王。因其參而慎所入。所出以卑為卑。卑

不可得。以尊為尊。尊不可得。桀舜是也。先王之所

以取重也。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無得之

堯舜禹湯文武孝已。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故

先王重之。一日不食比歲歉。三日不食比歲飢。五

日不食比歲荒。七日不食無國土。十日不食無儔

類。盡死矣。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信誠者所

以結固天賢大夫不恃宗至。通貴極如亢宗士不

恃外權。坦坦之利不以功。坦坦之備不為用。坦坦

平非有超而異者故故存國家定社稷在卒謀之

間耳。聖人用其心。泔泔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其

門。本作泔乎博而圜紛紛乎若亂絲。遺遺乎若

有從治。故曰欲知者知之。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

管子權 卷四 立三十八

之欲貴者貴之彼欲貴我貴之人謂我有禮彼欲

勇我勇之人謂我恭彼欲利我利之人謂我仁彼

欲知我知之人謂我懲戒之戒之微而異之人心不同

其猶面馬令既順動作必思之無令人識之卒來

者必備之評動作無識卒來必備機心耶神明先

覺不介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

謂成人賤固事貴不肖固事賢貴之所以能成其

貴者以其貴而事賤也賢之所以能成其賢者以

其賢而事不肖也惡者美之充也卑者尊之充也

賤者貴之充也故先王貴之天以時使地以材使

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獸以力使所謂德者先

之之謂也故德莫如先應適莫如後先王用一陰

二陽者霸盡以陽者王以一陽二陰者削盡以陰

者亡量之不以少多稱之不以輕重度之不以短

長不審此三者不可舉大事能戒乎能救乎能隱

而伏乎能而覆乎能而麥乎春不生而夏無得乎

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

唯賢者不然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

則無成矣。無親矣。凡國之凶也。以其長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命屬于食。治屬于事。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衆勝寡。疾勝徐。勇勝怯。智勝愚。善勝惡。有義勝無義。有天道勝無天道。凡此七勝者。貴衆用之。終身者衆矣。人主好佚欲。亾其身。失其國者。殆其德不足以懷其民者。殆明其刑而賤其士者。殆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極已者。殆身彌老不知敬其適子者。殆蓄歲積陳朽腐。

不以與人者。殆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耻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名正則治。名倚則亂。無名則死。故先王貴名。先王取天下。遠者以禮。近者以體。體禮者所以取天下。遠近者所以殊。天下之際。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為人臣者。之廣道也。為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家富而國貧。為人臣者。之大罪也。為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爵尊而主卑。為人臣者。之大罪也。無功勞于國。

而貴富者其唯尚賢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

之始也。愛盡而憎德者怨之本也。德竭而怨生其事親也。妻

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

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不然。賢者有始有卒故先

王不滿也。人主操逆。人臣操順。先王重榮辱。榮辱

在為。天下無私愛也。無私憎也。為善者有福。為不

善者有禍。禍福在為。故先王重為。明賞不費。明刑

不暴。賞罰明。則德之至者也。故先王貴明天道。大

而帝王者。用愛惡。愛惡天下可秘。愛惡重則必固。

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

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而衆人不知也。故有事事

也。毋事。亦事也。吾畏事。不欲為事。吾畏言。不欲為

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管子權第四卷終

竹

竹

竹

竹

竹

竹

竹

竹

竹



定

州

書